

# 中国教会几位著名人物散记(于力工)

## 目录：

- 01 王载先生
- 02 漫谈王明道先生
- 03 宋尚节日记摘要附注
- 04 倪柝声的神学思想
- 05 忠心的神仆——杨绍唐
- 06 真理的勇士——王明道
- 07 从另一个角度看倪柝声

## 王载先生

（于力工着：《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台湾：橄榄出版社，2006,5，第 344-349 页）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我出生的那一年，王载先生受洗归主，是年他正是二十三岁。谈起王载来，年长的传道人、信徒都知道他的为人与见证。我年幼时，在江苏六合贵格会长大，贵格会曾请他来主领培灵与布道，青年男女听其见证和讲道而悔改信主的人很多，所以大家闲聊时，常提到他。等到抗战期间我开始传道，和赵君影牧师师母同工，常听赵师母谈王载的事迹，这也是由于在王载讲道时她受感动，奉献自己，作全时间的事奉。那时王载在海外，先到南洋一带工作，后往美国作巡回讲道。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开始大专学生工作，同时建立黄泥冈基督教会。这时王载师母来南京，我们就请她作见证讲道。从她的见证中，得知他们跟随主，为主宣教工作的经过。在我负责新加坡神学院院长工作期间（1958-1960 年），曾被邀请前往澳洲大专学生夏令会主讲，那时同学们安排我先住在王载的家中（是时王载出外讲道不在家），后来同学们再安排别的地方。那天早餐我提到要搬到别人家住，我就对王师母说：「多谢你的招待，叫你太辛苦……」，她立时沉下脸来说：「于弟兄，你有没有读过耶稣怎样教导门徒的话：『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参太十 11）……」她这一讲，我立刻回道：「我不搬出去了」，她改而笑容满面。住在她家中那些日子，现在回想起来，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美事。在讲道之余和她交通，得知许多他们事奉主的一些事迹和见证。

## 王师母带领信主

王载原习海军，十七岁由烟台海军学校毕业，毕业后被分派在军舰上服务，王师母原名潘少容，与他订婚后，便在信件中向他传福音。「起先他见到我劝他信耶稣的话，便回信给我，一口拒绝。一九一六年我们在福州结婚，他不反对我用基督教的仪式，这一方面他比较开明。结婚后回他老家，入门后，家人要我拜祖先，我矢口拒绝……他也拗不过我，便自己去拜了……。」

王师母在结婚后的第一个主日要去聚会，就邀请他去。那一天不是牧师的讲道使王载感动，而是散会前的那一首诗歌《愿与我主相亲》。王先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想，从来没有一个拜偶像的人说愿偶像「与我相亲」，大家对偶像都怕怕的，看见偶像真是「望而生畏」，就这样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改变了。王师母便劝他读圣经，也请其他的人来带领，他读完了马太福音就决定信主，天国的道理有道理，开始有救恩的生活了。

### **奉献作全时间传道人**

自他受洗之后，信心坚强，主的呼召临到他，「我们常在一起，为此事恳求」王师母说。这是一件重大的选择，他在读圣经时，正读到以赛亚书五二章 11-12 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心中大受感动，便决定离开海军，作一个传道人。

### **夫妇同心凭信心做主工作**

这时王载只有二十三岁，从未受过神学教育，凭信心来作一个「自由传道人」，那时传道人都是受西方差会的薪水。他开始在福州作传道，每天外出沿街唱诗、散单张、讲道。走到合适的地方就停下来，吸引一些听众来，他作见证，选一节圣经，用简单的话语传福音，不少的人受感动而信主。

他们的生活费用完全依赖主。有一天断炊，米、油皆无。王载敲敲米缸，王师母说：「不用敲米缸，敲米缸的声音不是祷告，我们来告诉神……」，那天上午果然有人送米送食物来。

王师母也说：「现在王载出名了，奉献也有了，我常提醒他不可骄傲……」

### **基督徒聚会处**

神兴起了王载，有一位西方教士对他的灵性甚有帮助，就是安汝慈女士（Ruth Paxson）。安女士著有《最高级的人生》（Life on the Highest Plane，由她的英文著作译成中文），她主张三元论，人有灵、有魂、有体，人必须在灵程中对付肉体，对付魂中的问题，因为老旧人、老亚当在人的魂里、肉体中作祟。这对当时的倪柝声也很有影响（此书已绝版）。

当时神也兴起了一班青年人来，除倪柝声，还有缪绍训（后在马尼拉负责聚会处的工作多年）、陆忠信（在星马）、魏光禧（后来在香港与陈则信配搭带领香港聚会所）、王峙（王载之弟，一九九八年春离世归主），这些青年深受来自英国的和受恩教士的教导与影响。和教士很注重生命上的长进，在祷告上下工夫。这一班青年对日后的中国教会极有影响。当时他们对公会、教会有特别的观点，为此在一起八年之久，终于各奔前程、照主的托付去做，而掀起了中国教会的另一页。

### **上海的造就聚会**

王载的工作逐渐为外人所知，他便被邀请在各地传福音。每到一处都会讲说他灵修读经的心得，他的口号是「没有读经，没有早餐」。对于中国教会深具影响的一次聚会，是王载筹画、直接参与有分，在上海举行的。当时他邀请在日本宣教的威尔士（Rev Wells）教士来主讲他的著作《工作炸力》。在一九二七年的那一次聚会中，蒙恩蒙召的人有：计志文、周志禹、胡美林、蓝如溪、竺规身等，还有一大批的青年奉献，得复兴。

### **南洋布道团**

在广西梧州工作多年的翟辅民（R. A. Jaffray），一天对广西宣道会西方教士们宣称（他当时任宣道会西方差会主席）：「不久前，在梦中我到了一群南洋土著人中。不知为何，手上染了血，我要洗净手再

向他们传福音，那知我用水洗不掉那在手中的血……醒来后，心中祷告求主指示我这梦的意思，主的话临到我，要我去南洋一带传福音，要离开广西。」他即刻组织了一个布道团称之为「南洋布道团」，同时邀请了几位有负担的牧师、西方教士作委员。他请了王载、黄原素（曾任建道神学院院长一职，后在马尼拉担任中华基督教会的牧师）、赵柳塘（广西华人宣道会主席，亦任教建道）、梁细羔（在菲律宾工作多年）、吴济华（西方教士）、刘福群（后任建道神学院院长职至退休）。大家推王载为主席，当时各地热烈响应，这是华人第一个有组织的海外宣教机构。王载除了亲往南洋一带工作，也在国内各大都市教会中推动这一差传工作。不久日军侵华，攻占南洋各地，但传福音的工作未停。与王载先后同工的有二十一位之多，他们布道领人归主，在八年内有三千多人。

### 最后年日

抗战胜利后，王载再度活跃起来，不住地在各地领会。人终会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境地，不过王载的不是「黄昏」，乃是永远的黎明。王载最后一次在马来西亚槟城讲道，上了台之后，一直重复讲同样的话，王师母见状，把他从讲台上搀扶下来。王载问师母说：「我们在哪里？」那是他最后的讲道。这一位神所用的仆人，人称他为「中国的慕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加州富莱士（Fresno）附近的医院，为主召回天家，享年七十七岁（1898-1975年）。他是第一位华人当中，带头亲自作海外宣教的主工人。

### 漫谈王明道先生

（于力工着：《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台湾：橄榄出版社，2006,5，第372-377页）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王明道是在抗战胜利后。大家都准备从大后方返乡，趁这时候，我们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请他来联合聚会中讲道。那时他是乘坐军用飞机，从北京飞来重庆，相当疲乏。赵君影牧师带我去见他，他被招待到内地会总会的招待所。华人能住进此招待所，是破例的事。这时内地会开始明朗化，经过抗战期间，也是王明道在内地的声望达到极高之时，因为他竟敢冒死多次拒绝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会」他不屈不挠的作为，面对日本军方势力不畏惧、不低头，使政界、教会都对他崇敬有加。那晚他先行休息，内地会四川正主任李亚农（Arnold Lee）亲自安排接待事宜。当赵君影和我进房的时候，他欲从床上起来，赵牧师立即趋前阻止他，叫他仍睡在床上。赵牧师特别介绍我，是因为我第二日清晨即搭车往宝鸡、转西安、再东下去南京。介绍我认识他，是为了以后若往北京做学生工作，可以从一直在北京传道的王先生身上得到指点或协助。

### 《五十年来》

王明道生于北京。一九〇〇年，大刀会的「兵士」团杀害基督徒及教会中的宣教士、工作人员，他们不得不避祸逃往外交人员居住区，于是北京外交使团的居住区（称东交民巷）就被围攻。这批拳匪乱民人数极众，外国使团的居住区随时有被攻入的危险，王明道的父亲王子厚亦在被围困的教民之中。他登梯向外观看，见大刀会人多气昂，以为指日即将攻破，自料无生存之路，在惊吓之余竟自缢而死。王明道当时在母腹中已八个月（参看王明道着《五十年来》4页），所以他出生时即为孤儿，父亲留下来仅有的几张照片，在战乱中又都遗失了，以致父亲长什么样子，他全无印象。

王明道五十岁时，华北大部分已变色，北京在特殊关系下，还有国民政府「统治」。共军不急于攻占

北京，目的也在保护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城市，恐怕有些极珍贵的建筑，会在战争中损坏。这时一位青年张锡焕劝他把生平写下来，无形中也是一种自白（自动洗脑，作个交代）。王先生在《五十年来》中没有说明他写书的由来，由于张锡焕与我曾前后作过同学（中学，及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神学院），是他亲自对我说的。从《五十年来》的内容，我们得知许多他如何蒙恩、蒙召、作传道、建立教会的经过。

### 他的讲道和信息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在桂林开始讲道。当时没有参考书，由于桂林宣道会在日军轰炸中被炸中烧毁，所有的记录、书籍皆付之一炬，后来在教会的聚会厅内，找到了《灵食季刊》这本唯一的参考书（王明道所办之杂志），惊喜万分。我还记得该期的内容是讲到大卫犯罪、雅各的女儿在示剑被玷污，它的内容都是在生活上的问题发挥。大卫之失败是由于他在生活上失败，以致犯了大罪。底拿被玷污也是怪她不应该进入外邦人的圈子中——这可能是父母未教导警告女儿，也可能因她是独生女，与放纵有关……。后来多读王明道的信息，也多是生活性质为内容。

王先生无论在那里，第一篇讲道常常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告诉人「我们是凭恩得救，得救之后不会再灭亡，但是要在生活上警惕自己，保守自己不犯罪」。第二篇是「要受浸」，点水礼不是圣经的教导，但他不是教导说人不受浸不能得救，他也不是浸信会或浸礼会出身的。他从二十五岁开始已在北京一带讲道，后被邀请往各地讲道，足迹遍及全中国：南至广西、广州、香港，北至东北三省及绥远，西至山西、四川，东去浙江一带。他自己也说，他长于北京，一口纯正的国语，加上他的声音很清扬悦耳，咬字清楚，讲道时铮铮如警钟，内容又有声有色，所以能引人入胜。由于他常出外讲道，不在自家教会时，都由一位叫石天民的同工守住教会的大本营，这是他的得力的好同工。他的信息多注重生活，他自己本身也是洁身自爱，有规有矩，在他的《处世之道》一书中，对于作人、与人来往、礼貌衣着都有教导。他认为作基督徒也应知道如何作人，属灵人要有礼貌，不知处人处世，是不正常的。

他初出来时，劝人不要爱世界，也是他的信息之一，他在讲道时也提及他个人在一些事上的改变。过去认为把皮鞋擦得亮亮的表示一个人属肉体、爱世界。一次他和一弟兄谈及皮鞋问题，王说我的皮鞋穿了一段时间后，面皮会折断，一双鞋就这样「作废」了。那位朋友说：「王先生，这是因为你不擦油，油可以滋润皮面，皮就不会折断。」他才明白擦皮鞋不是爱世界，乃是使皮鞋持久耐穿。

当时在国内有声音指责王载是个爱世界的传道人，因他喜欢坐头等火车，睡卧铺——这是当时教会人士对王载的评语，也是一般信徒的属灵标准。王明道先生体弱多病，每一次去外地讲道，都得先坐两日一夜或一夜一日火车，并且是坐三等车厢摇摇晃晃到目的地，当晚要上台讲道，实在力不能胜，所以有人劝他不如坐卧铺。但三等车没有卧铺，只有头二等才有，他试了一次，在车厢中睡觉，到了目的地讲道果然不错，有体力和精神。他以后再也不提坐卧铺是爱世界、体贴肉体。王先生有一个长处，他知自己是错了，马上认错，纠正自己，这在《五十年来》中写到对自己、对家庭、妻子，均是如此，这是他令人敬佩的地方。

### 教会与立场

赵君影结婚后不久，请他吃饭，开饭前赵师母说了几句客套话，「对不起，没有菜招待王大哥。」王

先生把脸一沉，道：「你说的是什么？」他指着桌子上四样菜说：「这是什么？客套就是虚假。我们传道不应当如此……。」赵师母唯唯称是。这虽是小事，但王先生非常认真。他办理教会也是如此，他也知道因为他是注重生活上的信息，有的弟兄姊妹听多了、听久了，也就暗中跑到聚会所去听道，他从不做声，这也是说明没有一个人有完备的恩赐。

他的教会有位田大夫，是一间妇女医院的院长，人好「阔论」，虽然热心乐意招待圣徒。但他就不请她作执事，怕她的口会生是非，言多有失，我认识该姊妹后，就认为王先生是对的，可见王先生建立教会有其原则。

王先生一生不要人称呼他为「牧师」，因他认为「牧师」一语是马丁路德之后，改教不彻底所留下来的，仍有圣品阶级制度的观念。他传道是从两个人的圣经班开始，人逐渐加多。他没有读过神学，原有读神学的可能，由于主张浸礼，而被该教会驱逐，这事就「泡汤」了。

他讲道不是三大段九小条，乃是平铺直叙，但也不是一个故事连一个故事，乃是把圣经中的原意，设身处地的、加上现代人生活的情形来教导。他从来不报告他每一次讲道有多少人举手决志，他认为只有神知道，不以数字来夸耀。

### 文字工作

《灵食季刊》是他自己办的属灵杂志，内容多是他自己讲道的信息，前后出版了十三年之久。现在有《王明道文集》出版，他的信息也多以生活为主题，信徒是因信称义，更要因行道而成义和成圣。

他在一九五〇年以后被逼迫，那期间坐牢被整肃、洗脑，曾在压力逼迫下一时说了违背良心的话，事后坦诚自己的无奈，前后在「劳改营」中有二十二年之久。平反后住在上海，直到见主面。

在「劳改」的日子中，全球华人基督徒对他非常的关注。如今他安息了，师母也安息了，然而他们的生活见证仍在说话，基督馨香之气继续的散发四溢。虽不见其人，但仍闻其香。

### 宋尚节日记摘要「附注」

（于力工着：《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台湾：橄榄出版社，2006,5，第306-311页）

宋尚节的传记有十本之多，基督教报章杂志登载关于他事迹脚踪的文章也不计其数。宋尚节之次女曾找到父亲的日记稿本，在一九九三年出版，她送给我一本。在读的时候，感到非常亲切。不禁想起当年听他讲道时的「风采」，在他的日记中有一段记载他那次在江苏六合举行的奋兴会，勾起了我的回忆：

「滕县会毕，经徐州时，帮助四五百人未得救者认罪。到六合后，接待我的棣春华（笔者按：即棣慕华牧师，春乃慕之误）。在我来时只有五十三元，用五十元后，只余三元，他为经济需要祷告。忽然美国及他处寄来七百元，主及时供给一切所需用的。这次六合的益智男中和光明女中完全归主，教牧人员子女几乎全体奉献作传道。在领会期间，我伤口脓血淋漓，每止不住，靠主刚强讲下去。六合会毕，回上海，……」

这一段的记载，不过一百三十四字，仅略提及他在益智中学带领聚会的片段，没有详细述明。为了使这过程更加真实，我把所见、所听的作一补充的叙述：

这次的奋兴会是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举行，我们从学校校长、教会牧师和外国教士的报告中知道宋博

士要来。那时我年方十六，在中学求学，同学中不信主的占多数，对于宋博士之名甚是陌生。六合是贵格会在国内的大本营，每年都在此举行年议会，召集各乡布道所、福音堂（已成立教会）的代表来开会，礼拜堂甚大，可坐一千五百人。各地代表（包括南京贵格会之代表）齐聚一堂，甚是热闹。那时我已得救，也是奉献全时间作传道的青少年。宋博士终于来了，他一登台，看见前排坐满了年老的妇女（那时男女分坐），即时大声说：「谁叫你们坐在前面的，给我滚到后面去！」，那些年老的妇女听了之后，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的反应是莫名其妙。传道人如此不客气！宋博士是个瘦黑，气貌不扬，穿一身蓝布长衫，头发下披（如后来美国披头四的发型），脚穿皮鞋（我们一般人那时穿中国布鞋或是力士胶鞋）。这一喊叫，招待人员赶快把这些年老妇女、男士带到后座，宋博士又大声说：「青少年在哪里？坐到前排来！」学校的同学们在教员的率领下赶快到前排坐下。

宋博士开始领会，他不请别人领唱，他事前已把《奋兴短歌集》寄来，不过份数不够，已一售而空，所以把短歌写在很大的纸张上，挂在台上。弹琴的人，要会跟宋博士起的音调来弹，若是不合的话，立时被赶下台，理由是「你不会弹琴，下去」，再换一个来，因此安排了一位外国教士聂乐尔女士弹琴，随其唱的音调而弹。不是弹琴的先弹，乃是琴音为他的领唱伴奏。第一天唱「归家吧！归家吧！」他在台子上，跑来跑去，一面跳一面唱，手拿一根木条，起先还在指诗歌，以后便用木条抽在讲台上（会后讲台上，留下条条痕纹），他要大家大声唱，前排的同学拼命大声唱。这时，他便脱下长袍，那知他里面还有一件长袍，他开始讲「浪子回头」（路十五章）的故事，一面讲，一面「加油加醋」说的有声有色，有时引起哄堂大笑。他问问题，要会众回答，小声还不行，要大家大声回答，宋博士的声音沙哑，过了几天，前排的青年听众个个也和宋博士一样大声叫的、唱的、喊的同样声音沙哑。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年老的人坐到后面去，因为他需要青少年能参与他的讲道，使整个聚会活起来。

由于他是福建兴化人，他的国语有时不太「灵光」，如他教我们唱：「释放，释放，荣耀释放……」，我们初听好像是在唱「吃饭，吃饭，荣耀吃饭」，我们都很调皮，会后学他唱「吃饭，吃饭……」，尤其是在开饭以前，后被舍监所禁止。

宋博士一面讲一面表演，配上个人的见证，加上蹦跳的动作，很能引人入胜。而且每次聚会都要用上两小时，唱诗至少半小时，讲道一小时余，然后有呼召、认罪等约半小时。

### 对付罪

奋兴会一共八天，一天三堂，每堂两小时余，晚上一堂比白天还长。宋博士这样的要求安排，没有人敢说「不」，但我们还得照旧举行「年议会」。记得开幕大会那天，照旧先奏乐，由我父亲指挥的铜乐队，大小喇叭、笛子、大鼓小鼓，二十几人的乐队甚是可观，乐声也很嘹亮，被宋博士听到了。所以那天下午开会时，他在未领唱前，便问教会领袖们「你们请我来领你们的奋兴会，怎么还要开别的聚会？」他不知过去贵格会前几次年会曾请了王载、赵世光等来讲道，都是一面开会，一面听讲道。未想到宋博士不喜欢这样做，「你们既然不专心，我也不讲了」。他面上带有怒容，不等台下回应，便拿着圣经、衣服走下讲台。当时一千五百人的集会，鸦雀无声，幸而礼拜堂大，走道甚长，走到一半，棣慕华牧师（年方二十九岁）急忙赶上前去，一把拉住宋博士说，「我答应你，我们不再开别的会议，请你上讲台讲……」一面讲一面推，才把宋博士拥上台。他这才很快不乐地开始，那天讲道，

呼召没有人反应，也无人上台认罪。再隔一天是礼拜五，宋博士上了台，在讲道前对大家说：「对不起，我前天发脾气，我自己犯罪了，请你们赦免我。」这时他流泪了，大家不知如何反应，他大声问道，你们赦免不赦免，直到大家大声说：「我们赦免你。」他才再开始讲道，聚会也再恢复盛况，圣灵继续作工。

宋博士讲罪，要人对付罪，他自己也勇于认罪、对付罪，值得我们效法。

### 神的荣耀

由于一千五百多人参与聚会，所以开始聚会后，还有人进进出出。棣师母在大门前招待，宋博士忽然在讲台上大声喊道「Close the door！」在这一个小城，用英文大声讲话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大家回头向大门看去，棣师母赶快把门关上。

礼拜五是宋博士的医病日，当晚很多病人来参加聚会，有人搀扶病人而来，有的病人则是被抬来的。他们特别安排请棣师母扶病人入祈祷室，宋博士跪在地上，闭着眼，进来的病人是谁，他也不看，棣师母扶人进去，牧师报名字，宋博士一手拿一杯油，另一手抹油，向病人身上，或头上，或肩上抹去，因为他闭着眼。

事后，教会照常举行见证会，棣师母起来作见证，便述及宋博士用英语在台上叫她关门，因为用的是英语，显然是对她而说的，故当时心中很不高兴，觉得不给她面子。但当她到那祈祷室时，她就感到神的荣耀充满在那房子中，她立时好像两脚悬空，不知所以，她立时认罪。棣师母作这见证时一面流泪，一面述说。

### 祷告如巨风

一天清早我看见宋博士迎面走来，即说：「宋博士，早安」，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以为他没有听见，故再提高声音说：「宋博士，你好」，他仍然不睬也不理，我好生气，即刻走出教堂，不要听他讲道。那晚便回家里早早上床睡觉，忽听大风刮过，立即跃身而起，再听，原来是聚会的一千五百多人在同声开口祷告，我即刻穿上衣服回去听道。

这些好像小事，但使我一生难忘，常在脑海中浮起。

宋博士是一个肯摆上，肯舍己、舍命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多讲罪的奋兴家，而且在聚会完后，请人到副堂跪下，再把各种罪一一讲出，要人举手承认而对付。

开会期间，宋博士组了五十三队布道队，每队两人，但第五十三队只有我一人，我是队长也是队员。每周末礼拜六下午，我们都出外传福音，不过后来学校放暑假，布道团也「放暑假」。

奋兴会后，贵格会海外总干事韦立恩监督来华视察，途中在船上和一些西方教士们谈话，大家异口同声说：「若是中国教会再多几位像宋博士那样的传道人，我们西方教士可以卷铺盖回国了！」

### 倪柝声的神学思想

（于力工着：《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台湾：橄榄出版社，2006,5，第131-173页）

倪柝声对中国的教会、基督徒最大的影响，不仅是对教会真理的认识，他对灵命方面的教导的信息，更深入了传道人、信徒的心中。倪柝声认为教会要建立好，必须要有极好的配搭，而配搭的效果，与人的生命光景有极密切的关系。基督徒必须在灵命上长进，因此他对教会的增长和个人的增长有周密

的分析，而且把灵命的种种层次也尽量地说明。倪氏善于行政和组织，故此在建立教会上，他着重人际关系，也很严密。他认为一切的属灵的教导，也必须根据圣经。他在青年时代曾在贾玉铭所办的灵光报社工作十一个月之久。（1）贾玉铭在华人神学界是首屈一指的神学家，倪从他身上吸取了不少神学、解经的智识。（2）

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巨著《属灵人》最能引人注意外，另一部是《正常基督徒生活》，是他在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讲道的记录。另有一些小册子，如《魂的破碎，灵的出来》、《敬拜殿，敬拜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亦有信息及属灵的教导。在他发行的「复兴报」中，也有很多篇有关灵命造就的信息，另外《信徒造就》一书也是有次序的功课教导。这些书籍的影响，是无胫而走，深为当时教会人士欢迎与阅读的书籍。

### 第一节 属灵人

《属灵人》是他在二十六岁时所写的。根据俞崇恩之言，（3）在初版的序中，曾指明他有许多的资料出自宾路易师母之著作，他也深受达秘之影响。后来再版时原序未再印出，故无从得知他所论述材料的出处，正如《工作再思》一书初版之序，也不再印出。（4）在原序中的有些说明，甚有历史价值，言明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和其内容原始的根据。

关于《属灵人》「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编者于上海邸次」的序（一）里说：

在头一版时，这些分别并非不知道，不过以为，如果属灵的事实和原则是不错的，就外面的名词是不大要紧的，就是此次增改好了，还没有想到要一起更正。乃是最近几天，主才特别使我注意这件事……，我也盼望将来在别的文字工作里，也都能一律的改过来。（5）

从这些话当中，可以看出这是他在出版第一版或几版之后写的，倪是一九〇三年出生，他在二十六岁时写这一本书，而一九三二年时他已是二十九岁的人，此书已出版三年。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的序上，他写着这样的话：

灵和魂分开的教训，我并不是一个创始者，慕安得烈说：「教会和个人所应当最惧怕的，就是魂的意志，和心思的过度作用」。迈尔也说（F. B. Meyer）也说：「如果我不知道如何分别灵和魂，我今日灵命就不知如何了。」其它如司托克梅尔（stock Mayer）、宾路易师母、罗伯斯、盖恩夫人等等也都是作同样的见证。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受了同样使命的缘故，我就很自由的引用他们的著作内容，因为引用很多的缘故，我就不在各处标明出来。（6）

在初版时，倪氏坦承他的内容及写作引用了许多的西方教会作者的作品。从这套书其中的内容和名词来看，多来自宾路易师母和达秘之手。

和受恩教士（Miss M. E. Bather）于一九〇八年来华，在第一任期结束后回到英国。第二次来华时，是凭信心来的，不再接受公会组织的接济，而且带来了不少的属灵书籍。（7）相信这些书籍就是倪氏得帮助的来源，使他写出这套书。

但是他在序中也说到「我知道我并没有起意要写这本书，乃是明明受了主的委任，并且这本书里的真理，也并非我的，乃是祂所给我的。当我书写的时候，祂也将许多新的祝福给我。」（8）「我自己也说明，写属灵的文章，中文没有合适的名词，为了使读者能明了，发明了一些新的名词。」（9）「非此，就有许多真理无法传达出来。」他写这套书，目的不是读的人，不是用来「自析」或来作「过度



自己的思想感觉和里面的一切动静」(10)，在倪个人的领受，他写这套书乃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是「揭穿仇敌的诡计的书」。

在序文的结语时，他作了一个祷告：

圣父啊！你所托付给我的，现在已经在这里，你如果看为美好，就请你祝福！但愿你在这末了的世代中，保守你的儿女脱离败坏的肉体，和凶恶的邪灵。父啊！求你建造你儿子的身体，除灭你儿子的仇敌，催促你儿子的国度快来。父神！我仰望你！我投靠你！我想慕你！我投靠你。(11)

### 一、属灵人的结构的主题

在「卷一：灵魂体的总论」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倪对「人论」(Doctrine of Man)的出发点和根据是「三元论」(Trichotomy)，而不是灵与魂是一体的一个组合，乃分立而相联的。照圣经的说法，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23 节所说的：「……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从创世记里神创造人的过程中也可以看见，神将祂的生命气息吹入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为「活的魂」(创二 7)。人在未犯罪之前，他是一个魂人，而与神来往，并无问题(卷一，第二章，24 页)。魂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机关」(it is the organ of man's free will)(12)，而灵乃是生命，当灵和身相合时，魂便产生了，而灵魂体，如「一个发光的电灯泡一般，一个灯泡里，有电、有丝、有光，身体好像丝一般，灵好像电一般，魂好像光一般，电是光之因，光是电之果；丝乃是物质的体，可以发光，灵和体联合，就生出魂来，而魂又为灵与体二者相合的特点，魂乃是二者所结合的……。」(13)

体乃是「世界的知觉」，魂乃是「自己知觉」，灵就是「神知觉所在」，正如身体有五官的知觉，人的灵与神来往，可以进入属灵的世界，体可以进入物质的世界，而和世界相通。(14)灵最尊贵，而体最卑贱，魂在灵和体之中。(15)人意的意志、情感、智力都在魂里，由于魂在二者之间，所以决定灵与神之间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16)人的三部和圣殿的三分法——外院、圣所与至圣所相似，灵魂体这一个次序不能混乱。(17)

「灵就是良心的功能，直觉和交通(指与神交通，就是敬拜)(18)，良心定是非(申二 30；诗三四 18，五一 10；罗八 16；林后二 13)(19)。自从人犯罪之后，人的灵失去与神来往，良心不正常，直觉失去，交通中断(敬拜就没有了)。人要经过重生才能恢复(20)。信徒未重生时，他的灵堕入魂里面……而他的灵的作用和知觉，就与魂调和起来，叫人不能分别什么是从魂来的，什么是从灵来的……(21)。所以灵丧失、灵死了(赛二九 24；箴十七 22；但五 20)。」

魂既是意志的所在，人就为自己出主意，人的情感也操纵在魂里，人的思想、智力、聪明、智识、爱好、恨恶都出自这个机关(诗十三 2，二七 12，三五 7；箴二 10，十九 2)(22)。魂也是嗜好的来源，魂也是人天然的生命，魂就变成了真我。(23)因此一个「人的魂，就是人的生命，人的自我，人的人格和人格中所包含的意志、心思和情感等等」(24)。这样我们可以推论出来，谁是属灵的，谁是属魂的，就能分别出属灵与属魂的了。

人堕落之前是个完全自由的人，也有自主的权柄。(25)魂与体都服从灵，人拣选了善恶的果子，这果子启发魂生命，而不启发灵(卷一，第一章，16 页)。失去了神的智识，夏娃犯罪是以身体为先，夏娃的意志断定一切，而进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就是魂的境地(26)。夏娃受试探堕落是悖逆了神，以致发展人的魂，人犯罪乃是爱自己，正是撒但借着亚当的意志，叫他犯罪，这就是说犯

罪是魂的罪恶。既然犯罪的是魂，所以赎罪的也是魂（赛五三 10-12）。基督来到世界就是成为人，祂魂劳苦，将魂倾倒以致于死（27），人犯罪之后魂更加独立。

堕落后人的灵魂体都发生改变（卷一，第三章，122 页），亚当犯罪之后他的灵死了，「必定死」应验了，这是灵与神断绝交通，而魂便来压制灵，所以人属于魂而没有灵，人属于血气（犹 18-19）（28），他的一切动机为这属地的魂包围。（29）而且魂体相联合，以致犯更羞耻的罪（卷一，第三章，127 页），结果原是灵治，变成了「体治」，这样就在更可怜的地位上。

## 二、神的救法

由于犯罪，死临到众人（罗五 12），为了要免去死亡，基督自己来接受审判而为人死亡了。祂在十字架上，灵魂体受了人类当受的刑罚。（30）的确祂先在灵中受苦（如诗二二 14-15，七七 3；约十一 33，十三 21），祂的灵魂体完全的破碎。（31）

## 三、重生

倪认为重生也就是「灵应当复活起来」（32），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而得祂复活的生命的首步点，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重生是完全在灵里的事，与魂和体是没有关系」。（33）「在一个未重生的人几乎都是魂所支配」，人的喜怒哀乐都受魂的支配。（34）「信主的人就是与主联合……意即凡主所经历的，他都要经历了」。（35）这样才产生与神的关系。（36）但若是重生的基督徒无力胜过肉体，还是会属肉体的，因为那「乃是随着魂与体的支配」。（37）

## 四、肉体

肉体这一词在希伯来文是「巴撒」，希腊文是「撒克斯」，这一名词在圣经中有不同的用法。有的指着全人（罗七 14），有时指身体，有时指世界一切的人。（38）人的身子无论生死，都是肉体。然而在灵意方面，「肉体」乃是指着活着的身子。（39）

世人都是属于肉体的，人从肉体而生，而生下来的天然一切都属于肉体，所以放纵肉体（罗七 5、25，九 8；弗二 3；西二 13）。犯罪的人既属于肉体，故不明白的神的话，然而神不把肉体改变，乃是给他一个新生命，然后帮助他去胜过肉体，这是神的救法。

## 五、灵魂之战

根据罗马书七章 17-18 节说「住在我里头的罪……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从这两节经文中，就可以知道肉体的成分为「罪」与「我」（40）。属灵的生活这两点不能相混。主在十架已经对付我们的罪，我们则不需要，只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从主，十字架是完全的救法，肉体要完全的掌权，灵也得完全的掌权，冲突战争就在这里开始。（41）神解决这一战争的方法，乃是对付肉体。「神不是改造肉体，乃是要除灭肉体」。人重生以后，仍被肉体所管理，故此仍然属肉体，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说：在他里面有两个律，一是灵的律，一是肉体之律，在这两者之间痛苦，甚至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战争会一直继续到见主之时，所以人要抓住主的完全得胜，向主活着（42）。要胜过罪，要认识真理，结圣灵的果子，求圣灵来管理，而对付罗马书第五章中所说的一切情欲和产生的罪。（43）

## 六、十字架和圣灵

主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一个灵魂体都能得救的工作。我们相信了之后，也应当照罗马书八章 13 节的话

去治死身体的恶行（44），「顺服圣灵行事不放纵肉体犯罪，而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的肉体都是存在的，也一直在「是」（向神）、「不」（肉体）之间（45）。我们就当学习顺服圣灵的得胜，顺服就是把肉体的所有的能力和活动都放在主耶稣十字架的能力底下。（46）可是要注意，肉体也有可靠之处，因为肉体也可以行善。但肉体的行善，不能代替圣灵的工作，因此人靠肉体，就是一种的自信。（47）内在自信，而用肉体完成圣灵的工作，就更会上罪（48）撒但就在我们的肉体上做工，更多的邪情私欲就会来到。（49）

所以不要体贴肉体，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罗六 6，八 6），也是与神为仇，而不能得神的喜欢（罗八 8）。（50）为此我们也要追求更丰富的生命，接受神对肉体的估价。（51）

同时十字架与圣灵在我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我们要深深地感到自己无能，或是（52）这样不为肉体安排，我们要禁戒肉体的欲望（彼前二 11）。（53）

### 七、肉体 and 魂的问题

肉体 and 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犯罪有直接的关系，分别是在「罪根」问题，就是那个犯罪的能力（54）叫人去犯罪，因此要钉死罪根在十字架上。因为基督在钉十字架时已经将罪根一同钉上了，我们乃是同袍联络。（55）

我们犯罪是身体去行的，要认真的对付，就要去治死「肢体」（参罗六 13），而不再作属魂的基督徒：脱离罪不过是神给我们第一次的得胜，使我们能够继续有无数的得胜，胜过罪乃是一个门……进去就进去了，胜过己乃是一条路，要我们一生行走的，在胜罪之后，神呼召我们天天去胜过我们自己。（56）

我们也要注意灵 and 魂混杂在一起，就是灵生命 and 魂生命同活在一起，圣灵充满的功用在此有功效，让圣灵有能力来管你，这样就可以分辨圣灵单独在引导的，而你就知道灵的生命了。（57）属魂的生活喜欢不圣洁的笑话，自傲、自气、多言多语（58），属魂生活不但影响自己且会危害别人，落在愚昧之中，（59）更加退入肉体之中。（60）请注意，魂生命的丧失并非一劳永逸，所以我们要「一直站十字架的地位，就能有立刻的拯救」（参罗六 6）。（61）信徒当不断用神的话来操练来胜过一切。（62）「祈祷 and 默想来考查圣经」，「让神的话深深地进入他的里面，好叫魂的生命受着神的话语清洁」。（63）随从圣灵而行，过安静交托的生活。（64）

倪柝声在《属灵人》第一册中，用三卷来说明灵（卷一：灵魂体的总论）、魂（卷三：魂）、体（卷二：肉体）种种方面的内容，在第二册（卷四：灵、卷五：灵的分析、卷六：随从灵而行）与第三册（卷七：魂的分析—情感、卷八：魂的分析—心思、卷九：魂的分析—意志、卷十：身体）中论及圣灵的工作，及更仔细地分析灵魂体所包含的内容。

在第二册的卷四中再论及灵的问题。先分别「圣灵 and 信徒的灵」的问题，人的灵在人的里面才是一个人的中心，而决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从人的灵开始，他再追求重生的过程和其内涵。重生时神的灵进入人「死醉昏迷的灵」中（卷二，355 页），这工作乃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借十字架所成就而做出的（卷二，10 页），使信徒有新的灵（结二六 27）。重生之后圣灵内住在人的里头（卷二，12 页），而把人带进属灵的地位中（卷二，14 页）。当圣灵住在人的里面，是叫人转目向神，而不是叫人只注意到他里面的那位圣灵（卷二，15-16 页）。

人称之为「属灵」或「属灵人」乃是属于圣灵的意思（卷二，18 页）。这是倪对「属灵人」这一名词

最简单、最清楚的说明。

而进入属灵人的地步，十字架的对付很重要。灵和魂的分开乃是进入属灵生活所不可少的工作（卷二，20 页）。人顺服圣灵而行事，而不顺服魂来行事，与主的灵就能联合一体了（卷二，22 页）。这个联合正如在罗马书六章 5 节说的，「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与祂联合」一样。这时灵就过着升天的生活、过着赞美的生活（卷二，25 页）。圣灵的力量要在人里面刚强他，但在追求圣灵时，不求外面的「感觉、震动、拘挛、摔倒」，而单用信心、要紧的是能有力工作，有力生活（卷二，27 页），也更能有能力使之思想。

照样属灵人物是与灵在和谐，不像过去漂流、放荡，不是用理智与圣灵的启示对辩，也不是借着一些混杂的思想来搅乱灵的平安，更不是用自己的智慧夸耀与灵在作对；反过来说，思念与直觉是协调如何能在属灵的旅程上前进，若是灵展开什么启示心思会认识其意义，这会帮助灵，即便是投入属灵争战之中。若是圣灵期望教导任何的真理，心思会协助灵去领悟，圣灵会阻止心思也同时来主动。（本文由英文《属灵人》直译而成，卷二，32 页）

属灵人绝不随从肉体行事，乃是顺从圣灵行事。所以，等到属灵人有了能力，纵使有他的意志，却不像从前意志中以自己为中心（卷二，38-39 页）。他里面的灵命借着外面的灵工而涌流出来（卷二，36 页），工作的效果就奠定在这上面（卷二，39 页）。若是属灵的人要能保持，他必须要用祷告将人的障碍除去，以致有自由的灵（卷二，41 页）。人在灵带领下做工才是神的工作（卷二，47 页）。

## 八、祷告与争战

「所有的祷告应当都是属灵的」，祷告里没有己意，出乎己意的祷告会成为属肉体的祷告（卷二，52 页）。属灵的祷告是照神的旨意而求。人不但用灵来祷告，也要用「心思祷告」，其实灵和祷告是分不开的（卷二，52-53 页）。圣徒之所以有圣战乃是因为有邪灵和撒但的作为（卷二，56 页）。这样灵的战斗需要灵的能力，必须根据圣灵的话来战争（卷二，59 页）。信徒要注意保守灵命正常，不要受仇敌的欺骗而受邪灵的支配，为此人向撒但主动的攻击（卷二，65 页），不要被邪灵支派，受它的浸，而失去了灵的主动。

## 九、灵的分析——直觉、交通和良心

在《属灵人》一书第二册卷五提到的「灵的功用分三大部分，就是直觉、交通和良心。」（卷二，第五章，68 页）「这也是人的灵中三种功用而已」。我们的灵如约柜，不能用肉体来干涉，灵的和肉体都有直觉，不过灵的直觉和肉体之直觉不同。以马太福音二六章 41 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马可福音二章 8 节「耶稣心（灵）中知道他们……」为例，其它关于这方面的经文甚多（路一 47；约四 23；徒十七 16，十九 31），表示灵的作用甚多，所以信徒要在灵中长大。发展灵的灵敏，这是要从人的最里面发出的（卷二，第五章，72 页）。而能以分辨是从自己的意思来的，抑或是从灵来的。

灵也就是恩膏（约二 20-27；卷二，第五章，73 页），有恩膏的膏抹，也就能更知道圣灵的意思，信徒在这样恩膏的教训下而遵行神（卷二，第五章，74 页）的旨意。在圣灵的引导光照下，人就能分别是非，而有正确的良心。这和别人来往时，就更能感觉到人心中的意念，如主耶稣能知道人里面的议论（卷二，第五章，78 页）。这也可称为在灵中的「看见了，圣灵这样的工作，才教人认识神的」（卷二，第五章，78 页）。

既然灵中的直觉察验到神的旨意，圣灵就能引导人入了正轨（卷二，第五章，79页）。在这里经过这样的解释，倪有一段话说：

每一个与神亲切的同行，秘密的交通和属灵的结合的，都会在他的直觉里得神启示。（卷二，第五章，81页）

在这样状态下，不能和情感相混。因为我们认识神，是在了解直觉中认识神（卷二，第五章，83页），而不是用人的心思去直觉，乃是利用灵的直觉而接受耶稣为救主，「而能复活他的直觉（灵）」（卷二，第五章，83页）。这样的重点，乃是叫人知道「属灵的事」，必须用「属灵的话」来解释，来达到属灵的目的，而能看神的事。（卷二，第五章，93页）这才是「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属魂的人就不能了（卷二，第五章，94页）。

属魂与属灵的分别，属灵与肉体也是如此。属肉体的乃是如婴儿，在灵中永远长不大，就是有恩赐，还是长不大（卷二，第五章，97页）。长大的人才会有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智慧（卷二，第五章，103页）。

### 十、良心

在人未得救之前，良心是沉睡的（卷二，第五章，106页）。在圣灵的工作中，就是叫人的良心醒来；这醒过来的良心，才能直接与神交通（来十12；卷二，第五章，109页）。良心醒过来，也是因基督的宝血所洗净（卷二，第五章，116页），不过良心也会被贿赂，以致失去正确的作用，而产生良心定罪（卷二，第五章，111页）「因此要随从灵而行，我们就得听良心的指示，不要逃避里面的责备」，可以在良心中更正。

「良心本来就是信徒的窗户」（卷二，第五章，144页），天上的光可以照下来，产生无亏的良心（卷二，第五章，115页），而成为「神喜悦的信徒」（卷二，第五章，117页）。这也产生了良心的智识，这智识叫人能有良心的悟性，我们的行为标准就更高了（卷二，第五章，121页）。可是要注意良心自也有软弱，有时会受外界的智慧所影响（卷二，第五章，123页），为了这缘故，要求从上面的正确智识，使良心正确的标准（卷二，第五章，124页）。

### 十一、随从圣灵而行

在《属灵人》一书第二册卷六所提到的是「随从灵而行」。「保守长久的圣灵……保守信徒时常行神的旨意……」（卷二，第六章，129页），势必要随从圣灵而行，这样先随从圣灵的律行事，而免在魂里、肉体中行事，求在圣灵中行事，比求圣灵的恩赐更重要。因前者使我们能在生活上有见证，能慎思明辨。这并非否定了圣灵的恩赐（卷二，第六章，133页），而是信徒为了彼此间的交通，保守自己的灵，要防备撒但的攻击，切记我们是在灵战中（卷二，第六章，145页），撒但也时时在控告。甚至自己的魂中产生了一些意念，而被撒但所利用（卷二，第六章，146页）。故信徒要时时提防。

信徒的灵要服在圣灵的律之下，要防备「灵的重量」和「灵的闭塞」，这重量是从撒但来的压力（卷二，第六章，146页）。当撒但攻击信徒的肉体和魂之时就产生灵的闭塞（卷二，第六章，147页）从另一方面来看，人的魂和肉体产生了罪，以致使灵受了毒（卷二，第六章，148页），又有时受了魂生命产生的作用，而「灵下沉」，最危险的就是灵下沉，这容易使灵的生活停顿（卷二，第六章，153页），以致失去「灵的负担」，这负担乃是指叫人可以有祷告的力量（卷二，第六章，169页）。

灵也会退落的，这意思就是神的生命和能力在信徒的灵里，好像潮水那样的退落（卷二，第六章，154 页）。一旦落在这光景下，灵就失职了，而发出不正常的作用（卷二，第六章，159 页）。

倪氏认为心思和灵能彼此扶助，以此从神得智识变成了悟性的祷告（卷二，第六章，165 页）。心思和悟性的互相运用而能产生的祷告，这就是属灵的生活——「灵和心思同工」。这样祷告而能在灵战中得胜，这里面的代祷是由于灵与心思合一的果子（卷二，第六章，166-167 页）。在心思里思念我们也就会得着了（卷二，第六章，170 页）。

### 灵所应有的情形

圣灵在我们的灵中做工，有时忧伤，有时战兢，有时谦卑、贫穷、温柔、火热、冷静、喜欢、不胆怯、安静、新鲜、圣洁、强健、合一、充满恩典（卷二，第六章，172-185 页）。这样的灵中的操练，才能产生与主再来时被提的事实。

### 十二、魂的分析：情感

在《属灵人》一书第二册卷七开始提到对于魂的分析，并分成三部分，下面将一一陈述。魂的分析，在于了解魂里面所包含的各种作用，由于在魂中包含了「心思、意志、情感」，而情感下包含了更多的范围（卷二，第七章，189 页）。如「喜怒哀乐」（卷二，第七章，190 页）、「爱情、欲望、感觉」等。信徒在信主之后，这些情操仍在人的魂中。为使人的情感正常化，能随从圣灵行事（卷二，第七章，194 页），为主做工的人，故此要研究心理学，以能明白人，并进而能领人归主（卷二，第七章，196 页）。可是这情感必须要在圣灵中去对付、来限制，所以妇女要蒙头，就为了要把情感蒙住。

「信徒当让十字架在情感中作工夫（卷二，第七章，200 页），将魂及时关在十字架中，以改净去火性（其狂热，其纷乱）而能以完全地顺服灵，因为灵有权柄支配情感作用，这就是十字架的目的（卷二，第七章，201 页）。」

爱情属于情感，爱情必须达到神的要求。人要先爱主，再有爱情（卷二，第七章，202-204 页）。爱情当让主作主，在爱情上失去为自己的心，而能为着神而来爱别人（卷二，第七章，206 页）

人要避免属魂的爱主，若不小心，易使灵的爱主和魂的爱主混在一起。人为主做工，千万不能叫爱情侵入工作的活动中（卷二，第七章，201-211）。天然的欲好，如才干、容貌、性情……这些天然欲好不能让它魂中成为主题，因为这是出于自己，是神最不喜欢的（卷二，第七章，213-214 页）。人要经常地祷告，免得落入这一圈套中（卷二，第七章，215 页）。天然的欲好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人要心里柔和谦卑，才是主教导我们对付的方法（卷二，第七章，226 页）。

人的本分，「就是要经过十字架，达到清洁的生活，而一切都是为神，一切都是神面前（卷二，第七章，223 页）。」

### 十三、心思

魂第二方面的功用是「心思」，就是人思想的机关。人未重生前，他的心思属于撒但，而且与神为仇（罗八 7），黑暗的权势统治了人的心思。人相信之后，「心思」并未完全脱离撒但的工作（卷八，第八章，7 页）。信徒有了新生命的一个新心，但还没有一个新的心思，那灵可以攻击人的心思（卷八，第八章，13 页）。这是因为人还给邪灵留地步，原来人的心思是邪灵的地盘（卷二，第八章，13-14 页）。心思还未受更新，若是让心思是空的，邪灵就会乘虚而入，在心中成为主动，这样信徒的心思

更加「麻木混乱」，而失去心思的正当作用。

心思成为被动（卷八，第八章，23 页），邪灵原是无孔不入，在人的幻想、梦境中工作，有人失眠、健忘……常是邪灵工作的后果。

心思陷入混乱之中，要改变这景况首先要明白真理，才能更新（卷八，第八章，51 页）。同时也要来到十字架下，再次面对同钉十字架的观念，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脱下老旧的心思，拒绝出乎肉体的思想（卷八，第八章，52-53 页）。

信徒当寻求生命的常度，把他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作常度，比这个低，就知道不可以这样活下去。自己不要处于被动，要对付邪灵的控制，「并且不要忘记了十字架的地位，要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罗六 1），相信自己的罪已经是死了（卷八，第八章，61 页）。」

### （一）心思的定律

我们要明白在信徒生活中，「可说没有别的比心思和灵有更亲密的关系」（卷八，第八章，64 页）。信的心思也是圣灵的出口（卷八，第八章，66 页），不要因为我们的心思把「圣灵关锁在他们的灵里」，他的心思当无时无刻地思想圣灵（卷八，第八章，67 页），这样心思才得以开放（卷八，第八章，69 页）。圣灵在我们心思中管理，而且也充满了神的话，常常有声无声地呼求洁净心思的祷告，而保持心思之洁（卷八，第八章，73 页）。

### （二）意志

在卷一中，倪柝声多次地谈到意志，到第三册卷九时，再把意志加以分析。

意志就是「人出主张的机关」，因此意志代表一切，意志定规自己，人是有自由意志，始祖犯罪时就是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卷九，第九章，76 页）。人犯罪后意志受了极大的亏损（卷九，第九章，77 页），人就完全属于肉体了（卷九，第九章，78 页）。神愿万人得救（彼后三 9），这是神的态度，可是人的意志就是「他的自我」（卷九，第九章，80 页），人要顺服，他的意志要降服，要在意志上配合，如生命和神联合一样（卷九，第九章，83 页）。因为人得救时，主没有在意志上完全的联合，所以得救得要再得胜，与神的联合这是第二步。能以争战我们意志（卷九，第九章，86 页），人要再一次认识被动的危险，邪灵在人的意志中做工，以致在被动中，如同被鬼附时的一些状态，不能自由。这可能在意志中，来支配部分的（或全部的），以致造成了邪灵的工厂。信徒们要警觉这一光景，脱离这一危险的光景（卷九，第九章，97-98 页）。由于被鬼附而产生两重人格（卷九，第九章，100-101 页），信徒要进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已经无我，「因为有基督活在我里面」（卷九，第九章，105 页），这样鬼不能侵害。十字架并不消灭「我」，祂要我们的「我」肯与基督同死，就可以得胜（卷九，第九章，105 页）。我们的意志倾向神（卷九，第九章，108 页），神能以代替我们主张「立志」（卷九，第九章，108 页），而圣灵在做工，或者等候圣灵的工作，顺服圣灵，让圣灵作主，过属灵的生活，「圣灵充满人的灵，在人的灵里赐生命和能力，释放、张大、更新、加力给全人，使人自由，而不作奴隶（卷九，第九章，119 页）。」

### （三）到自由之路

人在灵里面自由，首先要认识真理，没有给邪灵留地步，而不再受欺（卷九，第四章，124 页），且收回地位，不给邪灵占有（卷九，第四章，125 页），而收回每一寸地位（卷九，第四章，126 页），要

自己加上奋斗，取回自由，敌挡邪灵而与主合为一，这样才能保持属灵人的生活，而能「全权是一使用自由意志的人」，达到「自治」，这也是神、圣灵的心愿。「圣灵和人需要一个能自治的意志来执行神的启示（卷九，第四章，137页）。」

#### 十四、身体

当人信主之后，灵与魂首先蒙恩，里面的和外面有了极大的分别，身体仍旧是一个罪的身体（卷九，第四章，140页），充满死亡，然而圣灵要赐给我们一个「必死的身體又活过来」的恩典，由于基督从死里活，也要使我们身体也能活过来（卷九，第四章，142页），这也是在我们里面的灵能天天的活，而且有生命和属灵的经历（卷九，第四章，143页），而不去顺于肉体，免得受刑（卷九，第四章，145页）。

身子本来要作荣耀神的工具，信徒在得救之后，仍作犯罪的用途，就像淫乱（卷九，第四章，148页）。身子本来是为主、属乎主的（卷九，第四章，149页），也是表示身子也被拯救，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求全人。当初主在十字架上的死：（1）是要拯救身子脱离罪；（2）救身子的疾病；（3）为了我们身子生活；（4）主也是为着我们身子的苦难，将来复活时才圆满的（卷九，第四章，150-151页）。今日我们的身体，变成了基督的肢体，这是说神的救赎也有救身体的恩典（卷九，第四章，156页）。

身体的疾病原是由罪而来（卷九，第四章，158页），基督的死也是要求大的疾病得医治，若是「耶稣只敢免我们的罪孽，而不医治我们的疾病」，就是祂的救恩不完全。神也是用疾病来鞭打，叫人对付罪（卷九，第四章，161页），人在寻求医治，要把自己完全放在亮光之中，先认罪，再相信神的应许（卷九，第四章，171页）。

疾病临到神的儿女，是要使他们学习仰望祂（卷九，第四章，165页）。神不是喜欢祂的儿女生病，神乃是要我们不要「还有自己的意思」（卷九，第四章，165页）。神把我们带到「死门」，叫我们破碎而舍弃己意，所以神常用疾病对我们说话（卷九，第四章，168页）。

无论怎样神要我们从疾病学到功课（卷九，第四章，171页），在未用医药之先，先来神面前自省。若是有人肯专用信心倚靠神而不用医药，这会与神有新的关系（卷九，第四章，172页），不过不要流入极端（卷九，第四章，173页），神也借着病叫人学习功课，让神得荣耀。我们应当知道，也就看见了神的荣耀（卷九，第四章，175页）。

但是疾病不是一个福气，是信徒所当忍受到死的。总之疾病由罪而临到世人，但信徒能从病得到属灵的福气，神的爱是叫我们因病得福。神也会搭救保全（诗三四 19-20），神既用「疾病」对我们说话（卷九，第四章，187页），我们就当照祂的话而行。

#### 神为身体的生命

神的灵住在我们的身子内，我们就成为神的殿，并非是等我们死后，有一日叫这必朽坏的身子复活，既然圣灵叫我们的这副死的身子活过来（卷九，第四章，196页），乃是要在今日活在身子中，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了要借身子成全祂的旨意。神也会把一根刺放在我们肉体中（卷九，第四章，204页），为着我们能经历祂，而叫我们能因身体各种需要，而遵守神的话，使祂的话成为我们身体的生命，迎接主再来（卷九，第四章，231页）。

#### 十五、对属灵人的批判



倪柝声声明在这一达一千页的写作中，是在二十三岁到二十六岁间的作品。书中的内容，不可能是他个人的经历。根据俞崇恩的话，在第一版的序里，倪称他的材料多是出自宾路易师母及达秘，正如《工作再思》的初版序（再版时不再登载）所说的。

再者他声明，人读他的这本著作，不要来分析自己，其实他确是在分析关于属灵人的真理、信息，特别是讲到灵、魂这两方面，除了他说的内容外，其它多出自圣经，他先把「信息」讲出，再引用圣经来证明他的话（Statement）及论据。可是一些假定及推论，从其内容来说，关于「这属灵分析」出自那些出处，可惜他未能把来源指明出来，而被人怀疑他是在抄袭别人的思想及话语。

这本书中虽有教导的材料及信息，但读的人仍必须自己去分辨或察验何者的内容可信可用。

## 第二节 倪柝声的教会观

倪柝声深受和受恩与余慈度两位宣教士的影响。和受恩教士在第二次来福建马尾时带了不少的属灵书籍，（65）这些书籍深深地吸引了倪柝声；在这些书籍中，特别是有关生命（灵性）方面的道理，对倪的影响特别深远。他所写的《属灵人》一书在初版时，附注中标记的资料来源多是出自宾路易师母及达秘。（66）而这些资料，其中包括有弟兄会所持的立场、神学观念及其所坚持的操练；倪柝声后来在信仰上的着重点，和弟兄会的重点很多相同之处。

### 圣经是唯一的源头与根据

毋庸置疑的，倪所走的道路是恢复路线，他认为我们不能毫无考虑地去接受宗派（Denominationalism），这是在他的《工作再思》一书里所表达传递的意向。宗派的教会，就是宣教士所带来的过去的传统与过去的教条（Tradition of Dogma）。传统和教条是人为、人所制造出来的。这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67）为着要建立一间教会必须回到圣经，而不是回到教会历史，这也是史实。近代来华的西方教士及差会，多是更正教（Reformation）之后所兴起的教会，而这些差会团体也是在这些更正教之运动后产生的。在这期间逐渐所产生的「教会团体」如：浸礼宗（Baptist）、贵格宗（Quaker）、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圣洁宗（Wesleyan Holiness）、圣公会（Anglican）等，（68）西方差会与教士鉴于他们所差派来的团体，（69）也就很顺应地产生，浸信会的西方差会建立浸信会，长老会所差来的西方教士建立长老会。

我们对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教会」，要持公平的态度来看待。当浸信宗开始时，乃是一种运动，是对于当时传统的「教会」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加尔文建立的神学构思也是为了那时代的需要，从天主教出来的教会组织必须有一个「指导方针」（Guideline），来供应当时需要，正如浸礼宗，都是人给的「混名」（70）（其他如贵格宗等亦是如此）。中国人要立教会就必须再回到圣经，看圣经的立场，（71）何况圣经才是我们的标准，给我们正确的答案。从《工作再思》一书的名字，可见倪也是在建立教会时，对所持观念亦有更正，在倪的其他书籍无不遵从圣经是唯一的立场。当初达秘、哥罗福（A. A. Groves）、慕勒、纽曼都标榜如此的坚持。慕勒开创训练传道人或工人（Minister or Workers）的学校以「圣经智识学院」为名，可见其内容，早期戴德生的同工，即是由这一学院所训练出来的人。（72）倪认为不仅教会真理（Doctrine of Church）应如此地寻求圣经中的原则和榜样，甚至是教会中的一切作法也必须再看圣经、再思圣经如何的来教导。（73）

### 圣品人的制度非出自圣经

倪认为「使徒传统」不是出自圣经，乃出自于传统与教条，是人为的产品。「使徒」这一地位和职位，从圣经来看是出自神直接的拣选，当基督在世时，特别从门徒中拣选了十二个使徒。（74）按使徒一词是被差遣的人，差他们出去传福音、建教会，根据使徒行传，十二位耶稣的使徒和其它的使徒们的主要的作用，乃是要「见证基督的复活」，（75）他们出去是建立教会，保罗蒙召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及建立信仰的体系，做神的工作。（76）

### （1）职位和恩赐

「使徒」对倪柝声来说，不是恩赐，乃是一种职分：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不明白使徒是一种职分，以为是一种恩赐，我们就要陷落到一种黑暗的地步，所以我们必须从圣经来看到底使徒是什么，提摩大前书二章 7 节：「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又提摩太后书一章 11 节：「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使徒是奉派去做事的，人作使徒或不作使徒，问题全在于他有没有神差遣，而不在于他有没有能力，就是恩赐的问题；如果是差派，就是职分的问题了，使徒是差派的，所以使徒是一个职分。（77）

关于这一论说，又怎样解释以弗所书四章 11 节的话：「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28 节又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才）是先知，第三（才）是教师」。这两段话在次序上的安排，总是把「使徒」放在第一位，所以使徒是职分，而其它的则是恩赐了，（78）使徒是神特选的工人，他们乃是工头，神的工作特别托付给他们。他这样的解经，认为使徒才是职分，其它是恩赐，这是神做事的方法，这也就来到恩赐的定义，他说：「恩赐本来是我们会的，属灵的恩赐是我们借着圣灵本来所会；职分，是从神派来的，使徒是一种职分。」恩赐与职分之间的差别，照倪柝声的说法，是神差派和能力的问题，差派是从神而来，能力其实也是从神而来，人没有神的差派他也可以做神的事，人原有使徒的才干，他也需要能力，保罗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79）亚波罗有口才、有学问，但无圣灵充满的能力。在以弗所书四章 11 节所以把「使徒」放在第一，是次序问题，而与其它的同是神所赐的，这样说使徒是职分，那么因为四样都是神赐的，都需要能力，那应该四样都是职分，四样也都是恩赐了，因为恩赐不仅是能力，恩赐的定位，也是需要锻炼、学习、经历、再加上圣灵的能力，才可有效。（80）

这种解说也是倪认为教会是地方的，而使徒为众地方的，而其他三种恩赐是地方性质的，实在来说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也有、也可以超地方性质的。

### （2）普遍和地方的教会

倪相信地方教会与普遍教会有别。

「还有一件事很奇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28 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教会呢？这里的教会是指普遍的教会说的，这教会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孩子，在这教会里，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到了十四章……不是普遍的教会乃是地方的。」（81）

倪认为在此特别提到使徒与教会的关系，而产生他普遍的教会观念。普遍的教会是指古今往来一切神的孩子，这也包括过去的圣徒及今天在荣耀中的圣徒。所以有使徒这样的解释法，使徒管过去、现在、

将来属灵的「教会」，那使徒也在灵界中开荒吗？若是说地方教会，需要先知，而不需要使徒，使徒是为全教会。这样的职分大过先知，是范围大过先知恩赐，而不是地位，在基督里应当都是一样，为要成全基督的身子，在这之外，「另有一个职分」，能以顾及没有教会的地方（福音尚未传到之地）。

（82）

地方教会中的先知、传福音的都是恩赐，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不管理地方教会，地方教会管理与治理乃是长老的事，倪说：「长老的工作乃是平日的管理，先知、教师的工作乃是教会在聚会时的造就，长老如果也是先知和教师，他就可以在平日管理教会，在聚会时造就教会。」（83）

使徒不在教会做管理的工作，（84）基督曾是第一个使徒，因此祂召了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使徒是蒙召作门徒，然后再蒙召作使徒的，（85）他们具有特殊的地位，圣灵时代也选召使徒，是圣灵自己来设立的。十二使徒有一特要的责任就是「作复活见证」，（86）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而圣灵时代所召的使徒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87）若是追问使徒的意义何在？「使徒一词希腊文就是『被差遣的人』，根本不必加上什么解释，使徒就是被差遣的人，此外再无别的意思，所以今天被差遣的人就是使徒。」（88）女人能作使徒吗？倪氏认为「罗马书十六章7节说有两个使徒是在使徒中有名望的，一个叫安多尼古，一个叫作犹尼亚……犹尼亚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在十二使徒中没有姊妹……」，（89）这是说妇女也可以作使徒。

### （3）设立长老

使徒保罗往各地传福音，人蒙恩得救了，比如说在路司得有了一个教会，又「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门徒」（徒十四20）。使徒们是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去工作，并不是就在那城停住，留守在那里，他们没有留下来栽培、造就、牧养他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乃是「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徒二十23），「各教会」乃是指每一个地方设立长老。

「长老」这一名称是从旧约传下来的，保罗依循着旧约和犹太人中的惯例，由长老来管事负责，所以地方教会栽培、管理是落在长老手中。使徒和长老的工作有别：

所以，神的心意，并不是没有「牧者」，并不是不用人来看顾栽培本地的教会，乃是使徒与长老分工合作。使徒乃是在各地流通的，长老乃是在一地负责的，使徒的特点是去，长老的特点是住。使徒从来没有留下牧养一个教会的事，这个是长老的责任，现在「牧师」制度中的「牧师所做的工，实在是长老们应做的工。」（90）

长老的选立乃是在教会中比较进步的、成熟的，在地方的家中作『家长』，他在一地是长老，在另外一地教会中就不是长老。这些长老的设立乃是圣灵设立的，神所喜悦的人，可见圣灵作主，（91）乃是不作「超地方的长老」，而使徒们留在一地不出去，也可以作长老。

长老的事工，不是替人做工，（92）乃是监督工人做工，因为「圣经中没有不做工的弟兄，每一个弟兄都得做工」。所以管理教会，（93）「乃是长老的第一个责任，长老管里面的一切行政、事务、人物、如何主张、如何注意，都是长老应当负责照管的。」（94）长老是一个做工的人，自己做，也在带领别人一起做。

除了管理行政事务外，「如果有恩赐的话，还应当负灵性方面的责任，教导也是一个重要的责任」（95），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长老）更当如此」，地方上的教导、管理，是长老的责任。这样的教导、劝化、叫弟兄姊妹得造就，关心他们在教会中的生活，及个人的灵命需要，这是牧养的工作，所以长老也负责牧养的工作。长老是地方上最重要的一个职事，牧养的工作乃是长老而不是调一个人、聘一个人来作牧养的，使徒和长老的职事之别也就在此了。（96）

#### （4）教会

照倪的看法，教会乃是「古今中外一切蒙恩得救的人，一切有生命的人，一切蒙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圣灵所重生的人，不分时间，不分地方，凡是归于主名下的人，都包括在这教会里，这是普遍的教会」（97）。显然这是宇宙性的、超地方、超时间、超空间，在灵里也包括了地方上的教会，「这是神性的教会，是单数的，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98）这样的教会有时不能用肉眼见（这是包括古往今来的众圣徒），这是属灵界的。

但是「一处一处的教会，是看得见的，是有形有体的……所以有形式上的组织，有长老，有执事」（99）。教会本来不能分开的，在一地只有一个教会，新约圣经中，只有用地方来分成众教会，而找不出一个教会分成众教会，只有地方能分出教会来，除了这个方法外，若分的话，就是出乎人的肉体。使徒所立的教会，就是「依地方来设立的，教会与教会之间的界线就是以城来分的」，「圣经中根本没有国的教会、省的教会，或是区的教会，圣经中所有的，是在以弗所的教会，在罗马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安提阿的教会，在特庇的教会……」，（100）不过今日市、城、镇、乡、村和古时不一样，「当日的教会，就是把『城』作为境界，圣经里没有比『城』更大的教会，也没有比『城』更小的教会」。「城」乃是指着「有一个保护的範圍」，神不以省为教会的单位，也不以国来分别教会，因为国会因朝代、政治、军事有所改变，「神以市镇、乡、村的城为教会的界限」。普遍的教会，人无法主张，她是非人手所造，只有「地方教会」，故无第三种教会。教会不能比地方大，也不能比地方小，一个人想在一个地方设立几个教会，那是不可能的，不合神的心意，也绝对不许可的。（101）

在一个地方上的教会中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若是有人另外组一个团体，称自己是「属基督」的，这是宗派，这是把神的儿女们分开，所以倪认为我们不能这样的去区别别人。圣经中有众教会，但神不把众教会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机构，圣经中有「亚西亚的众教会」，（102）「加拉太的各教会」，（103）「那时，犹太信基督各教会」，（104）彼此之间有属灵的关系而没有组织上的关系，比如说上海的教会和苏州的教会，和伦敦的教会之间没有组织上的关系，所以只有地方的教会，故没有省、区、国，更无洲际的教会了。

地方与地方的教会，彼此之间无行政上的组织，是各自独立的，（105）各自有自己的系统，不相联合，（106）彼此学习榜样。

地方教会没有「上司」，只有基督是元首，故要守住地方的性质、界限、范围，一旦失去了这三样，就是进了「宗派」，使徒与使徒都不能建立各自的教会，不同的聚会。地方上一旦「有长老之后，使徒就立刻放手」，（107）不然就形成宗派，「什么时候牺牲地方的性质，什么时候宗派就起头，宗派的意义，就是在主以外，在地方以外，另有所属」。（108）

人也不可以以信条、道理、人物等来联络各地信徒的团体，叫他们成为一个大联合的教会（109），这就失去了地方性质，宗派就分离、分开，地方教会的目的，不是设立「无宗派的教会」。（110）

地方的教会不能分种族，不分阶级，如白人的教会，黑人的教会，也不能用言语，只要是在一个「某城里的信基督的人」，在一起，这才是「何等可贵的合一呢！」（111）

工人与工人之间，也不该有联合，（112）也是「非常独立」的，（113）一旦联合就失去了地方性，但是有「保罗一班同工」或是「彼得一班同工，「神的工作和神的工人，在圣经中是有团体的，众教会是没有团体的，众教会一有团体，就成了公会」（114）。工作是有团体的，就如保罗和巴拿巴是一个团体，他们分开之后，就有了团体，但不能有众教会的团体，（115）但是使徒们的组合是属灵的，而「非人为的组织」。（116）

教会中最重要的，就是顺服权柄，彼此顺服，为了建立工作，建立教会。

所以一面是顺服主，另一面却是彼此顺服，他们所以顺服别的弟兄，不是别的弟兄比自己更高的地位，乃是主所分派给他们的职事，和主所分派给自己的职事乃是彼此相关，而又不同的，这完全是属灵，不是地位。（117）

为此同工与同工间，为了职事「而顺服属灵的权柄，来同心合意做主的工作」。（118）

### （5）宣教与教会

保罗出外是做使徒的工作，做宣教的工作，他立了教会，没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只是以一个地方为名的教会，他没有设立支会。彼得出外工作，设立了教会也不是设立支会，也没有成立了「亚波罗支会」，也不因从耶路撒冷来的，就成立耶路撒冷支会，安提阿来的设立安提阿的支会，也没有几个工人设立了他们的「道理」（Doctrines）的教会，来维持他们的道理。宣教士到了一地传福音得了人，就编成「当地的教会」，（119）这样不同的宣教士在一地编成了不同支会，这样，基督的身体就被分离了，结果也是扩充自己的公会，（120）倪柝声对于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宣教士们表示：

「我们从心里感谢神，因为在过去百年中掘发了许多忠心的仆人来到中国传福音，使许多生在黑暗里的中国人有机会可以听见，能以相信；他们的牺牲、受苦、敬虔和殷勤，真是我们的榜样，多少的时候，当我们仰起我们的眼，向从内地出来的中西受苦的宣教士瞧的时候，叫我们心中不能不感受、祷告说：『求主使我也能像他』，但愿主祝福他们，报答他们！」（121）

我们对历来一批接一批的宣教士来中国工作，叫人能听见福音，这是当感谢的，不能批评，但工作的结果是地方的教会，抑或是某某会呢？差会的设立是对的，但是设某某差会而成为某某教会，这是不合圣经的，（122）正如倪说：

你试想：如果您们××会到了大理，就设立××教会，五旬节会到了大理，就设立五旬节会，圣公会到了大理，就设立圣公会，大家都设立他们原来团体的支会，这样做……表示我们不能合作，……圣经里所留的榜样，去设立地方教会，（123）所以我们「求神拯救我们脱离分门别类的错误，好叫神的教会，在各地得以建立。」（124）

### （6）信心的团体

倪柝声认为以信心来做的工作团体，不能是教会，即使人数大过教会，也不能算教会，他举出乔治慕勒在布里斯托办了一所孤儿院，孤儿的人数多过教会的人数，而且凭信心来办的，但它不是教会，是一个信心的工作，他称为「信心的事业」（125）。一次他在济南有人问他一个问题：

前五年我在济南的时候，有在齐鲁大学的弟兄问我说：我们好不好在这里擘饼？我问他们说：「是为

齐鲁呢，还是为济南」，他们说：「当然是为齐鲁」，我说：「这样，我就不能来擘饼」，他们说：「为什么」，我说：「你们的立场到底是为什么？圣经不许可齐鲁大学有桌子，圣经只许可济南设立桌子。」（126）

就是齐鲁弟兄的人数比济南的弟兄多，也不可以在齐鲁设立桌子，因为不可忽略「济南的立场」，所以教会是「济南那么大」。任何信心的工作，这一比方就说明「地方」才是工作的范围，就是信心的团体，不能大过教会，也不是教会隶属工作团体，这就是「地方 Dogma」

### （7）教会工人的待遇

工人做工是靠福音养生，（127）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要「以信心祷告得神的供给」。可是要注意「信心的经济」，使人把钱放在第一，而工作在后。不管怎样，人要从信心开始做工，也是用信心去向神支取供应，「工人虽然从信徒手中接受馈送，但是他们还是仰望神，他们的心乃是信靠神，他们的眼睛乃是仰望神，神因听祷告的缘故，就感动弟兄的心来馈送他们……」（128）。但不能从教会支领薪水，保罗就不是从一个教会领取供养，（129）「靠福音养生的意思，并非指得教会固定负责的供给说」（130）。

工人应该知道自己是不是神呼召的、神差派的，凡是神呼召的、差派的，神自然会负责。当和受恩教士来华宣教时，她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异国独自工作时，感到有些孤寂。她就去请教一位在主内满有经历的魏敬生，他回答说：「是你自己要去呢？还是神要你去的呢？」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神要你去的，神一定会负责到底的。（131）

### （8）教会、牧师、礼拜、礼拜堂

倪柝声对今天教会的看法，认为有三件事不可缺少，有了这三件教会才真正的成立，只有弟兄姊妹还不够，还要有「牧师」、「礼拜」、「礼拜堂」，这是教会的三大要素。假若一个地方只有弟兄姊妹，而无这三样，那是不是教会呢？如果没有，合不合圣经呢？有了这三样才成为教会吗？（1）「牧师」代替弟兄姊妹做了一切的事，「他包办了教会」：（132）（2）主日必须有一次的聚会，其它的聚会有没有不要紧，信徒的本分是作礼拜，一年五十二个礼拜去作礼拜，若是没有主日讲道，这就不是教会；（3）必须有一个聚会地方，专为聚会用的。我们要再来看圣经如何的讲法。

圣经里是否有这一个管理教会的「牧师」，圣经中乃是说教会乃是由长老，或是「几个长老一同负责牧养一间教会的责任。在圣经中，只有长老照顾教会的事，而无其它的人的地位」，（133）就是使徒在地方教会中，也派不上用场，使徒奉差遣是为普遍的教会，而长老是地方上的，不是奉差遣的人。

（134）若是使徒们到了一个地方，有了信主的人，便占下了一个工人作「牧师」，这便失去了地方教会的真理，乃是选几个比较长进的人设立他们作长老，「如果一个使徒负地方教会的责任，若不是把使徒的资格降低了，就是把教会的性质失去了。」（135）

既然教会中的一切由长老负责任，长老们就负责带领教会中的聚会（所谓「礼拜」），而大家在「以彼此为性质，以互相为特点」，弟兄姊妹们在一起配搭事奉，而产生聚会。还有一种聚会乃是「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读出来的话」，这乃是地方的聚会，是彼此，是互相的聚会。（136）

根据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出有四种的聚会：一是祷告的聚会（徒四 24、31），二是读神的话语的聚会

（徒十五 21、 30-31），三是擘饼的聚会（林前十一 20），「你们聚会……照主的晚餐」，在这样的聚会里是一同来纪念主，（137）四是属灵恩赐的聚会，「这就是教会性质的聚会」，而且是「特别明显」的教会聚会，（138）在这种聚会中也是「彼此与互相」。今日的礼拜由一人主领，众人顺从，「乃是使徒性的聚会」，（139）非教会性的，乃是工作性的聚会。

关于「礼拜堂」的建造，房子不是教会，教会乃是人，而不是一个地方，挂上一个牌子，有了位址，这便是某某教会，这不是圣经教导。（140）教会在地上只有通信处，没有住址。（141）犹太人有会堂，而新约教会乃是人合成的灵宫与殿，乃是属灵的。弟兄姊妹们可以有聚会的地方，在家或在「楼上」，这是教会的聚会。（142）

### （9）评论

倪柝声很明确地极力主张「地方教会」（Local Church），教会的性质是地缘关系（Locality）。说起来这些基本观念与弟兄会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弟兄会不是这么样地偏重在地缘关系，而反对使徒传统，反对圣品人制度，样样都要根据圣经。教会的操练是根据使徒行传及保罗书信中的教导，这是共同的想法。如擘饼纪念主，在家庭中聚会，不采取教会的名称，长老治会，着重生命的信息，属灵恩赐的操练，不建大礼拜堂，不收捐……这些都是相同之处，这些也是王明道、杨绍唐、赵君影、胡恩德等人主张的操练。（143）

倪反对宗派是一件事，他自己深受西方教士（和受恩）的栽培，而所读的书也是从西方教会的人士传授而来。当和受恩教士第一次因圣公会的差派来华时（1807年），倪柝声不过四岁大（1803年生）。真正影响倪柝声的则是在她第二次来华的期间，这一次和教士是走「信心的道路」，就像内地会所持守的「信心差会」一般；另外，艾苏萨街（Azusa Street）复兴运动时的西方教士也是凭着信心（1907年），这些走信心道路的真实例子，深深地影响了倪柝声，他在《工作再思》中就曾提到和教士走信心道路的经历。（144）

和受恩教士为了中国教会复兴，恳切祷告了长达十二年的时间，而当时王连俊、王载、王峙（王载之弟）、缪绍训、陆忠信等一班人兴起，而造成了一个时代，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受之于西方教士的事工。

倪柝声、王明道、杨绍唐的信仰尽管来自西方宣教士所传的福音，但仍有所不同，再加上华人生活文化的背景，他们不讲孔孟之道，虽然他们都是经过中国的「五四运动」及非基督教同盟时代，然而站得稳，不但不受其影响，而且还走出了各人一条中国福音派的道路，绝不与所谓自由派的人士来往，也不加入「普世教会协会」（WCC）的一些团体，这也是深受内地会对新派态度的影响。（145）

一九四九年时，全国各地、各大城市均有地方教会，倪柝声造就了无数的工人，能祷告、能讲道、能创业的一些长老与工人，甚至于平信徒。虽说一方面得力于西方教士们在他信仰开始时的带领，但他自己全然地奉献给主，才能在有限的人力、财力下，继续产生了辉煌的、更加扩大的，而超过西方差会所做的工作。

### 第三节 正常基督徒生活

《正常基督徒生活》这本书是倪柝声于一九三八及一九三九年，在英伦及欧陆数地讲道的记录，后由英国金弥耳（Angus I. Kinnear）弟兄整理成书，原系英文版，出版仅数载，即在世界各地销售了五至六

万本，译成语言已达三十余种，今由张竹君翻译成中文，许多人因此书之信息，而有了生命的转机。

(146)

本书出版与《属灵人》相差十余年之久，故内容及论述有不同之处，两书的题目不一样，自然内容不同。它是根据罗马书一至七章的次序和基本的材料来写作的。它的特点有：

- 1「正常基督徒」有很多他已经经历的和个人见证。
- 2「正常基督徒」用很多的比方与比喻。
- 3「正常基督徒」中有生活的操练及一些信徒的经历。
- 4「正常基督徒」中有理论和实践。
- 5「正常基督徒」引用材料之来源及参考书。

这样的条件在《属灵人》中是看不见的。

### 一、长进

《正常基督徒生活》是根据罗马书一至七章来说明基督徒长进的过程，以及长进的理论和实行的困难。基督徒的定义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 20），基督徒乃是活出基督来，能开始有这样的生活，乃是祂的血能洗净和赦免我们的罪，对付了我们的犯罪天性，这是基督流血的作用，（147）要使人达到圣洁公义，而且有圣洁公义的生命，（148）这样神才满意，（149）同时靠着祂的血得与神更亲近了（弗二 13）（150）。这时那想控告我们的，就无法有理由来控告，这是撒但无法控告我们的主要原因。（151）

### 二、基督的十字架

关于基督十字架的功效，这在《属灵人》中已详细的讨论，（152）罗马书一至八章中第一部分论到「血对付我所作的」，第二部分说过十字架对付我所是的。（153）由于是在亚当里我们有罪性及天性，（154）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终止罪性和天性，（155）在基督钉十字架时，头一个亚当里面的一切都集中在祂的身上而被除去了。（156）

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历史结束了，我们的新历史借着复活开始了，（157）也开始长进了，长进共有四步：一知道，二、计算，三、将自己献给神，四、在灵里行，（158）这四样必定要一齐去实行。

#### （一）长进的途径——知道

我们「知道」为开始，知道不仅是一种智识，乃是心中眼睛开启了，知这罪已得赦免。知道就是「你看见了」，（159）他用戴德生的经历为例子：一八六九年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妹妹，「我知道，只要我能住在基督里，一切就都好了，但是我却不能够。」戴德生后来发现他已经住在房子里，不会再说我要进入房中，关键在于我知道与不知道。（160）

#### （二）长进的途径——计算

「你们向罪也当看（算）自己是死的」（罗六 11），向罪也当看（算）自己是死的，这个「看」或「算」，乃是用「信」来形成、来接受的。「我们行事乃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我们住在基督里乃是「停留」在那里，（161）就像一棵葡萄树结出果子，因为一直的与树联系在一起，相联不断就是「停留」。我们也是「埋葬」在基督的死里，这也是「停留之意」，当我们埋葬也就是结束之意；结束过去，开始新的，而「结束」就是在两个世界中的坟墓，（162）埋葬之后跟着进入复活而有的新生命。（163）



### （三）长进的途径——将自己献给神

把自己献给神；人属于神，这就是分别为圣。（164）由于献给神（是毫无保留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如「奴仆」属于神了；基督徒要过正常的生活，就要明白我再不是「自己的」。（165）神的目的是得许多儿子，正如长子（基督死了）而生出许多子粒（166），将来与祂一同称为弟兄。

人献了自己，还要有圣灵的浇灌，要有圣灵的能力来生活和事奉。（167）叨雷、慕迪、芬尼（Charles Grandson Finney，1792-1875年）等都有过被浇灌的经历。有这浇灌还要加上「圣灵的內住」，（168）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

若是我们照上面三点去履行，就不需要罗马书第七章了，这一章圣经的价值和目的，是保罗叙述没有作基督徒前的经历。但是许多信徒还有这样的经历，（169）这是因为肉体与人的轮转。律法本是好的，人若是「不需要为神做什么」，（170）这就是脱离律法，律法本身没错，（171）乃是我们是轮转的化身，以致无法得胜。（172）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我们要基督来开始，（173）就是我死，与主同死，一死律法的功用就没有了（174），我们联于基督，这样人到了结束——尽头，神就可以开始了。（175）有时神在磨练，消耗我的肉体，以致祂好做工。（176）

### （四）长进的途径——随从圣灵而行

要了解 and 实行「从灵而行」，必须从「在亚当里与在基督里分别出来」。（177）在肉体里与在灵里（罗七1~八39），要明白这一切先要明白圣灵与基督相联，肉体与亚当相联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也要活在圣灵里，（178）随从肉体就不能随从圣灵。（179）活在圣灵里，就是信靠圣灵在我里面做我自己不能做的事。正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了，（180）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能「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181）这也是赐生命圣灵的律，（182）照祂的条件而活。所以人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虽然罪和死的律仍然在那里，但是神的律超过一切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能胜过一切。（183）这个律把我们释放出来。

我们随从灵，我们要学习顺服灵，（184）正如肉体驱使我们顺服肉体。

## 四、十字架的四重工作

（一）基督的血对罪，不但对付罪，也对付愆尤。

（二）基督的十字架对罪性、肉体与天然。

（三）基督生命住在人里面，使人成为新造，使人有能力。

（四）死在天然的人里面运行，使內住的生命得渐渐的彰显。（185）依仗这些我们靠祂而得胜有余。（186）

## 五、十字架与魂生命

十字架的功能就是把「天然的人」对付，逐渐被带到顺服灵的地步。（187）

「人堕落以后落在肉体 and 魂的控制之下，亚当在被造的时候是中立的」，（188）他被造之后他可以实际作神的儿子，他采取的是「智识」的路线，他吃的是智识的果子，他倚靠自己的魂而活着，不倚赖神的能力，（189）因人的能力、魂力及优良的天性都是重生之前的，不属于神的，（190）但重生之后需要与神联合。

天然的才能 and 圣灵的恩赐是分别的，天然的它需借十字架对付掉，（191）所以人要在不断的亮光中被

光照，（192）求主鉴察，（193）能以向主说为自己我什么都不要。（194）

## 六、长进的途径——背十字架

跟随主，要背十字架，对付肉体，这才进入事奉的道路。（195）主要门徒「天天背十字架」，这是天天的、步步地跟从祂，在跟随的途径上胜过「情感」，（196）而达到十字架的结果，如一粒麦子死，而能结出百倍的果子来，（197）像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事奉，作了耶稣的好仆人。（198）

## 七、福音的目的

耶稣在伯大尼接受了马利亚的香膏，而遭受到门徒们及法利赛人的批评，以为马利亚是枉费，其实她满足了主的心，为祂安葬做预备，所以要门徒无论在哪里去传福音都要述说此事，作为纪念，这是说基督的福音满足人的心，人也要照样满足她的心。（199）

## 八、结语

这本书的内容，在原则上来说，是《属灵人》内容延伸，基督徒的长进，在于对付魂和对付肉体，要圣灵引导人生活、行事和事奉。

## 九、信徒造就

倪柝声在早期「复兴报」上登载了他的信息与文章，后人把他的信息搜集起来而成为《信徒造就》共五十题，分上、下集；内容包括教会生活、教会真理、个人生活、社会、家庭等，真是琳琅满目。另外还有许多的重要教训与原则，如女人蒙头问题、婚姻、教会道路、读经、聚会、教会权柄、理财之法等真正无所不包，这些是他在他们的各聚会讲的信息。

## 十、其他的著作

倪早期发行《复兴报》多是由他编写，后虽停刊，但此份刊物的内容也是对灵命的造就及生活的问题的相关论述。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破解》、《魂的破碎，灵的出来》等小册子，都为许多华人信徒所欢迎喜爱阅读。

从他的写作内容，二十三岁到二十六岁间写了《属灵人》一书，可以看出他深受西方属灵书籍作者，如宾路易师母、达秘、慕安得烈、宣信、安汝慈等人的影响。他的弟兄会形式的操练，西方宣教士对他奠立灵命根基之造就，倪的本人和他兴起的工作深受宣教士的影响，是不可泯灭的事实。

（1）陈则信：倪柝声弟兄简史，香港：基督徒出版社，1984。

（2）根据贾玉铭在重庆时对我说他来是跟他学习的。

（3）俞崇恩之父是倪柝声的左右手，在上海聚会的长老，读了 Brother Lawrence 的《与神同在》，及《盖恩夫人传》。俞崇恩在地方教会中长大，在《呼喊》杂志登载他对倪的地方教会的观感。

（4）我在 1940 年曾读他的第一版的《工作再思》，其序中之言与后来 1938 年版的序不同。

（5）Chinese edition has different prefaces one date may 30th, 1932. Another date is on June 4th, 1927. I quote the 3 volume of The Spiritual Man 内文中所说的序，是 1925 年的序。在英文版中的序文是 June 4th, 1927 版及 June 25, 1928 版。

（6）倪柝声：属灵人，台湾福音书房，1997，第一卷 33 页。

（7）陈终道：我的舅父倪柝声，香港：金灯台出版社，1970，倪柝声：14 页。

- (8) 倪柝声：属灵人，38 页。
- (9) 倪柝声：属灵人，39 页。
- (10) 倪柝声：属灵人，41 页。
- (11) 倪柝声：20 页。
- (12) 倪柝声：属灵人，25 页。
- (13) 倪柝声：属灵人，25 页。
- (14) 倪柝声：属灵人，26, 27 页。
- (15) 倪柝声：属灵人，87 页。
- (16) 倪柝声：属灵人，27 页。
- (17) 倪柝声：属灵人，89 页 (Holy Temple)。
- (18) 倪柝声：属灵人，31 页。
- (19) 倪柝声：属灵人，33-34 页。
- (20) 倪柝声：属灵人，35 页。
- (21) 倪柝声：属灵人，34 页。
- (22) 倪柝声：属灵人，36-37 页。
- (23) 倪柝声：属灵人，41 页。
- (24) 倪柝声：属灵人，42 页。
- (25) 倪柝声：属灵人，43 页。
- (26) 倪柝声：属灵人，46 页。
- (27) 倪柝声：属灵人，49 页。
- (28) 倪柝声：属灵人，51 页。
- (29) 倪柝声：属灵人，52 页。
- (30) 倪柝声：属灵人，57 页。
- (31) 倪柝声：属灵人，60 页。
- (32) 倪柝声：属灵人，61 页。
- (33) 倪柝声：属灵人，61 页。
- (34) 倪柝声：属灵人，62 页。
- (35) 倪柝声：属灵人，65 页。
- (36) 倪柝声：属灵人，67 页。
- (37) 倪柝声：属灵人，67 页。
- (38) 倪柝声：属灵人，169 页。
- (39) 倪柝声：属灵人，69 页。
- (40) 倪柝声：属灵人，78 页。
- (41) 倪柝声：属灵人，81 页。
- (42) 倪柝声：属灵人，82 页。

(43) 倪柝声：属灵人，82 页。

(44) 倪柝声：属灵人，198 页。

(45) 倪柝声：属灵人，106 页。

(46) 倪柝声：属灵人，107 页。

(47) 倪柝声：属灵人，113 页。

(48) 倪柝声：属灵人，118 页。

(49) 倪柝声：属灵人，118 页。

(50) 倪柝声：属灵人，219 页。

(51) 倪柝声：属灵人，128 页。

(52) 倪柝声：属灵人，128 页。

(53) 倪柝声：属灵人，132 页。

(54) 倪柝声：属灵人，242 页。

(55) 倪柝声：属灵人，135-136 页。

(56) 倪柝声：属灵人，146 页。

(57) 倪柝声：属灵人，149 页。

(58) 倪柝声：属灵人，156 页。

(59) 倪柝声：属灵人，169 页。

(60) 倪柝声：属灵人，174 页。

(61) 倪柝声：属灵人，186 页。

(62) 倪柝声：属灵人，195-197 页。

(63) 倪柝声：属灵人，200 页。

(64) 倪柝声：属灵人，207 页。

(65) 倪柝声：属灵人，208 页。

(66) 根据俞崇恩所言，在《属灵人》初版的序中提他深受宾路易师母的影响，许多的思想及材料是从她而来，俞的父亲曾是上海聚会处倪的得力长老，俞十六岁受洗，是一位生在「倪的圈子」当中的而长大的会所弟兄。呼喊，台北：呼喊杂志社，1988,85-86 页。

(67) 参考 A. Hamack History of Dogma NY: Peter Smith Publishers, 1976 and 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39.

(68) 参考 A.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NY: Peter Smith Publishers, 1976 and 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39.

(69) 倪不承认宗派的「教会」是教会。

(70) 同《工作再思》(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中的理论。

(71) 同《工作再思》(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中的理论。

(72) Cronin (Tronside: B M), p.53.

(73) 正如在《工作再思》的引言中所说的：「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在工作上完全照圣经去做。」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3.

(74) 路六 12-16。

(75) 徒一 2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4.

(76)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 122-230 页。

(7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4.

(78) 弗四 1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4.

(79) 弗四 1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4.

(8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8-49.

(8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8.

(8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56.

(8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59.

(8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59.

(8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2.

(8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2.

(8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4.

(8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9.

(8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77-78.

(9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 104.

(9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07.

(9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0.

(93) 提前三 5.

(9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ill.

(95) 参提前五 17。

(9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03-104

(9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8.

(9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8.

(9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9.

(10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24

(10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27.

(102) 林前十六 19。

(103) 加一 22。

(104) 加一 22。

(10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37.

(10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39.

(10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93.

- (10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4.
- (10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7.
- (11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80.
- (11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86.
- (112) 倪对「工人」一词的用法是 Minister, 指传道人。
- (11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94.
- (11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96.
- (11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97.
- (11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03.
- (11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05.
- (11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08.
- (11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6.
- (12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6.
- (12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7.
- (12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0.
- (12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0.
- (12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1.
- (12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48.
- (12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56.
- (127) 林前九 14。
- (12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61-262.
- (129) 腓四 16; 林后十一 9。
- (130) p.262.
- (13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63.
- (13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95.
- (13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97.
- (13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00.
- (13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01.
- (13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08.
- (13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09.
- (13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10.
- (13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10.
- (14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20.
- (14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20.
- (14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28.

- (143) 胡恩德。
- (144) 呼喊, 85-86 期。 p.73。
- (14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73.
- (146) 李常受之序,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
- (14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
- (14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9.
- (14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0.
- (15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
- (15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6-19.
- (15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Vol. 2, p.190-200, 303-318, 698-704.
- (15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
- (15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7-30.
- (15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3.
- (15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7.
- (15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8.
- (15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8.
- (15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5
- (16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6-49.
- (16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70.
- (16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84.
- (16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86.
- (16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92-93.
- (16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98.
- (16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00-104.
- (16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20.
- (16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30-134.
- (16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3-144.
- (17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7.
- (17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8.
- (17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9-150.
- (17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52-154.
- (17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54.
- (17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57.
- (17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60-161.
- (177) 罗五 6-23

- (17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69.
- (17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70.
- (180) 加五 16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73
- (18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74.
- (182) 罗八 1-2。
- (18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83.
- (184) 罗八 3-4。
- (18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00.
- (18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4.
- (18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7.
- (18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9.
- (18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2.
- (19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1-
- (19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6-227.
- (19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30.
- (19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32.
- (19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34
- (19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44.
- (19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47.
- (19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53.
- (19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61.
- (19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63-280.

### 忠心的神仆——杨绍唐

(于力工着：《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台湾：橄榄出版社，2006,5，第 120-130 页)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时，杨绍唐不过二岁。他是山西人，当时在山西当道的是巡抚毓贤，由于他的纵容，使得教会财产被强占，教士及信徒被杀戮，仅以内地会的统计数字，在此地被杀的教士及其子女就有四十二人，至于被杀害的中国信徒则无法统计。(1)

#### 第一节 童年在曲沃渡过

山西省距海约四百余英里，黄河流经全省，古时是军家必争之地。这是中国文明发祥之地，民风一向朴实，人民安居乐业。北有风景绝美的五台山，是佛教圣地，香火鼎盛，僧侣有一万多人，各地善男信女来朝拜者众多，故此地对佛教甚为崇尚。中国内地第一位中国部传道人席胜魔即出自此山。当年李修善牧师 (David Hill) 来此赈济饥荒时，李氏悬赏征文四篇，席氏原为秀才，写了四篇文章三篇得中，起先不愿亲自来领，后李氏坚持必须本人前来领奖，他来了以后，发现洋人和蔼可亲，对西人原来之憎恶，一扫而净，反而对传教士心生感佩，悔改接受基督教，并痛改吸鸦片之恶习。以后席先生



立志奉献作传道，戴德生亲自来按立他为牧师。（2）

史称剑桥七杰当中的三位都来到山西传道，前皇家炮兵秀何斯德（P. E. Hoste），英格兰的板球手施达德（C. T. Studd）及剑桥大学划船校队队员司米德（Stanley Smith）（3）。从这些事实可见山西是一个西方教士传教的重点策略地带。

一九〇〇年的拳乱所造成的教会财物损失，西方教士、信徒被杀，内地会决定不请求赔偿，也拒绝政府的赔款，不像一些公会，主张将当初那些大刀会（义和团员）的会众、杀害西方教士及信徒的一些凶手及帮凶，处以死刑。（4）

杨氏先在内地会所办的小学受基本教育，后进洪洞县教会中学。洪洞县的邻城赵城，为一温泉地带，以「广胜溪温泉」最为著名。每年都有祭拜温泉之神节庆，来往之人甚众。学校校长何清源（Rowland Hogben）带着同学们去布道、发单张，杨氏在这样的群众中，浸染了传福音的习气，在信仰上深深受教栽培。（5）

中学毕业之后，本来要到山西省高级神学院就读，但由于他奉献的心志已定——将来要做牧会的工作，便于一九二三年前往山东滕县长老会所办的华北神学院就读。这间学院在当时被众教会公认为最好的福音派神学院，贾玉铭在此教神学，赫士博士（Dr. Watson M. Hayes, 1857-1944年）担任院长。（6）

杨氏二十几岁时正值中国的「奋兴时代」，奋兴家有来自福建的王载、宋尚节、倪柝声、周志禹；来自上海的计志文、赵世光；来自山东的丁立美、贾玉铭；来自北京的王明道等人。（7）这些神的仆人都受西方差会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奋兴家、解经家，没有一个例外。这表示西方教士隐藏的工作，成为中国传道人明显工作的成效。一方面是为着他们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造就出一批未来时代的接棒人，中国的教会才能开花结果，才能生根建造。这也是西方宣教的功绩，华人教会的一份丰厚的财产和福气。杨绍唐也是其中一分子。（8）

## 第二节 在挑战中开始传道事奉

一九二五年，杨氏从华北神学院毕业，舍弃其它大城市（沿海一带）及优厚的待遇，毅然地回到山西事奉神。他回去是对的。其实，对一个刚出茅庐的青年传道，大城市优厚薪水也是一种挑战；何去何从，这都曾是他的考虑与抉择，然而山西许多地方在等待他。他所事奉的区域，教育水准非常的低，老一辈的人甚少受教育，而青年一代也只受过小学教育，当时若能有小学以上的教育程度，已算是相当优秀了。

一九二七年是蒋介石挥军北伐之际，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便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一时之间风声鹤唳，西方教士只得全部撤退到沿海大城租界中，这期间不少的教会遭到破坏。同年，国民政府与各国办交涉，号称「宁案」（编注：民国十五年北伐之际，共党分子林祖涵乘机煽动当时的第六军，攻击驻在南京的英美等国领馆，撕毁其国旗，并捣毁教会、学校与伤害外侨，称为宁案）。（10）在沿海的，教会开始出现复兴。先是山东大复兴（1927-1937年），这复兴有两个源流：一是在鲁东的孟教士（Miss Marie Monsen）所带领的，即柯培理（Rev Charles L. Culpepper, 1895-1965年）所著《山东大复兴》书中提及的（11）；另一个复兴是在山东西部肥城开始的，杨毅成牧师受使徒信心会的马兆瑞影响而得到圣灵充满。在这次大会中，信众说方言、见异象、跳灵舞，神迹奇事甚多。由山东西部经长老会鲁东大会的四位牧师的影响，把这复兴推动到山东东部，逐渐推动于华北五省，号称「灵恩运

动」。(12) 贾玉铭前往山东观察这复兴。他未批评，只是他开始了「灵修院」(Spiritual Institute)，注重祷告和被圣灵充满。杨绍唐和巴若兰(Elizabeth Fischbacker)小姐前往山东观察，回来之后就带着一股新鲜的信息带回来。(13)

欧洲大战完结后的次年(1919年)，伯特利教会由石美玉(Mary Stone)和胡遵理(Jean Hughe)在上海开始。她们二位都是受卫斯理圣洁运动(Wesleyan Holiness Movement)所影响，追求圣洁。她们开始组织布道团，由计志文及宋尚节领队前往各地。但不久因宋与胡之意见有异，宋尚节便离开伯特利布道团，自己组织布道团，继续前往各地主领奋兴布道。而此时王载和倪柝声亦各奔前程。(14)王载在各教会出外领聚会，领了很多人信主，以后转向南洋一带布道及主领奋兴工作。倪柝声开始组织各地的聚会(弟兄会方式)。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复兴大会，由在日本的宣教士前来上海主持聚会，一批追求复兴的人纷纷前来，如周志禹、计志文、蓝如溪、陆旋、胡美林、竺规身等人。(15)杨绍唐是年二十七岁，中国教会正是一股新气象，都是由这一班年轻的工人来推动复兴。教会真的是一片迈向复兴的现象。王明道在北方各地也在传复兴的信息。王载在一九二五年于上海所主办的大会中说：

在过往的工作中，最快乐的是什么？就是看见许多果子能够成长，这也是最大的安慰，就如蜚声国内外的计志文牧师是我于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亲手施浸的，赵世光牧师是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复兴会中献身的，周志禹牧师也是在该年会中决心信主的。神学家蓝如溪院长是我于一九二五年施浸的。胡美林小姐在一九二五年复兴会中相信主。赵君影师母在扬州做工中献心与主。这些人对中国教会、对全世界人类的贡献实在很大，甚至无法计算的。(16)

一九二五年是一个大分水岭。杨绍唐二十七岁，倪柝声二十二岁，宋尚节二十五岁，王明道二十五岁，王载三十岁，这些都是年轻有为又有圣灵能力的传道人。这些教会得了复兴，并引进了自治、自传、自养的方向。教会的人数加多，奉献为主的人也加多。一旦明白了奉献金钱的道理，教会不仅可以自立、自传、自养，并且开始双管齐下地推动国内与国外宣教运动。国内宣教运动即向大陆各省传递福音，国外宣教则是与西教士配搭，往南洋一带宣教(印尼、越南、柬埔寨、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苏门答腊……)。(17)杨绍唐即和宣道会有很密切的关系。竺规归身牧师开始前往东北哈尔滨传福音。四年建了一间教会，离别时教会约有一百人左右聚会。(18)

杨绍唐正是在这个时代和背景下，开始组织「灵工团」，把青年人聚在一起过信心生活，来共同学习。这样可以造就青年人出去建立地方性的教会，有人甚至于走入公会宗派路线。这时，倪柝声的著作《工作再思》问世，引起了各种的批判与反对，倪氏认为公会不是教会。杨绍唐和内地会的教士经常在一起，(19)研讨一个能被众公会都接纳的教会真理。他是先写成了《教会路线》一书，根据新约圣经的教会真理来教导，大家在一起擘饼，借诗歌、祷告纪念主，领圣餐共用一个杯，不规定只有圣品人员(圣职人员)才能主持圣餐，乃是由主内成熟的基督徒来擘饼。教会带领与治理的有长老及执事。这和王明道、赵君影所操练的一样。

由于同工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引发一些实际的问题。他又写了两本书，就是《教会与工人》及《神的工人》，都与他所带领教会的路线、操练方式等有直接的关系。这时弟兄会的聚会方式分两种：一个是比较严肃的，以倪柝声所带领的「聚会所」为代表；另一个是王明道、杨绍唐、胡恩德(在香港)

所带领的开放弟兄会的路线。这是在中国很清楚的教会形态。这些教会都在经济上自立，在传福音的事上自传，在行政上自理。（20）

### 第三节 事奉的扩大

八年的抗战期间（1937-1945年），共产党的军队分布在山西省。日军占领了几座大城后，游击队也在各处出没。这也是杨绍唐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段。往山东观察那边的大复兴之后，他并不像一些的信众有所顾忌，反倒和内地会的西方教士及同工们去参加宋尚节所推动并主领的传道人退修会（1934年）。在那次的聚会中，彼此认罪，也自我检讨，寻求圣灵充满，有的与会信徒竟说起方言来。退修会的第三次，大会决定全部禁食祷告，到了下午四时，杨氏自己也被圣灵充满。他自己见证说：「……以前我也有过这种圣灵的充满……然而缺乏灵里的释放。因此我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给祂（21）。……玛拉基书四章 2 节中的话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迎入我心。我便全然在这公义的话中得光照与安息，让神来医治我。」（22）他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感到过去是书本中的知识，只是知识中的经历而已。现在是亲身在经历祂，只有赞美、跪在那里大声地喊着：「哈利路亚！我自己也在哭了，也开怀了！」

不久，他们在曲沃开办了一所圣经学校。他们和灵工团的同工们一起追求，大家被圣灵充满，过去的软弱一扫而空，现在大家都充满了新鲜、活泼的力量。这些灵工团的成员经过这样的聚会，日后在被造就之后，成了内地会有力的同工，而建立名符其实的本色教会，满有圣灵的同在，扩展了他们的道路。为了这些同工，杨绍唐把他的书，也就是《教会路线》、《神的工人》、《教会与工人》三本书，有关要如何建立教会、如何教导、提携同工们的想法，更加完整地建立起来，并将之流传到中国各地去。当时，倪柝声《工作再思》一书已出现，他的教会路线因此清楚地摆在众教会面前。这特别和杨绍唐的书成了对比，就发现了杨绍唐的教会路线，为较多人接受。他并不攻击公会，只是大家都要照圣经来建立教会。他写道：

就对一些公会，我想也不能一概看为不对（我是反对宗派的），他们的名目是圣经没有的，办法是有许多传统的习惯，有些不对是不错的，但倘若那里负责的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女们是虔诚的圣徒；他们因为多年如此，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不合真理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那是知识的问题，而不是灵性的问题，他们虽有长老会、浸礼会等名称，但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是从心中奉主的名聚会，是向着神祷告，是愿意遵行主的旨意。这样的教会，在神的眼光中已经是祂的教会了。所以你能看见主与他们同在，主的灵在他们中间运行，得救的人数加添。他们虽然还用许多老名词、老办法，但他们的心向着神没有问题，他们所缺少的只是真理的知识而已。对于这样的教会，我们的本分不是叫人脱离，乃是教导他们长进，劝勉他们改正一切的错误就够了。（23）

这和开始的弟兄教会有相同之处。杨绍唐认为差会是工作团体，不是教会。内地会是差会，不是内地会教会（Church of China Inland Mission），这也是内地会的看见。内地会在戴德生的背景中，是属于弟兄会。他又写道：

我自己的原籍是山西南部，那里的教会可以说从起初就是地方的，虽然是内地会的教士们所创立的，但是他们极早就告诉我们（至少在三十年前）说，我们的教会不是内地会，我们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的教会；内地会只包括西方教士，不包括教会。说得清楚一些：内地会是一些西方在主内的同

志弟兄在中国内地一个布道团，他们的会员，各公会、各国的人都有。我初到华北神学院时，院长赫士博士问我属哪一个公会，我说属内地会。他摇摇头说，内地会不算公会。那时我心中还有些难受，想人家的教会算公会，我的教会不算公会，这多么不好（自然我现在是明白了）！我想在中国各省内地会教士们所建立的教会，大半都是如此的。（24）

内地会的宣教士多数出于弟兄会，以后也经常接受慕勒的支持，一直保有密切的往来，而且还从慕勒的身上学到了信心的功课、仰望神来供给。（25）内地会的教士也的确如此。由杨氏所写关于教会真理的书出版后和倪柝声的书对比来看，内地会采取的正是杨绍唐所说的路线，其实杨氏受内地会西方教士之影响甚多。（26）

#### 第四节 抗战后的发展与晚年的试炼

杨绍唐与宋尚节、王明道过往甚密。他原来的意念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再在山西建立地方教会。回去探亲时，发现国共之间已是明枪明炮，由游击战变成正面的阵地战。山西人民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过赵君影、于力工、艾得理（David Adeney）所带领的学生工作，仍然蓬勃地盛极一时，掀起另一次复兴。杨氏被邀至各学院及各教会讲道，赵君影就请他担任华东神学院教授，并主持由于力工建立的黄泥冈教会，后并在学联会上海区工作。于力工前往华中一带推动学生工作，上海中华神学院也请他教授神学，一时频繁往返川京沪之间。

于力工参加华南广州的学联工作，并请他来主讲。他每次讲道都能引人入胜，有时哄堂大笑，有唏嘘叹息，有时阿门之声不绝，甚能吸引人。（27）

这时杨氏写了另一本书《得胜与得赏》（1948年出版）。这也是当倪柝声写作《教会正统》的同时。二书都是以启示录二、三章为骨干，杨氏以七教会为例，看见人如何在苦难中、在真理上得胜，得胜者如何地得到圣灵的赏赐；而倪柝声则认为七教会使我们看出何者为神所要的正统教会。（28）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政治再度变动，中共主政，对宗教、教会定了新政策，使教会进入了试炼。王、杨、倪均进入了火的试炼中。（29）

杨绍唐带领的灵工团，甚似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年）后来带领一班的宣教士们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事奉型态，有很好的见证。（30）德国敬虔派的领袖亲岑多夫爵士（Count 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也是带领一班敬虔的宣教士到宣教教区去工作。（31）威廉克理在印度的操练，也是杨绍唐经历的操练：同工们在一起不是没有问题。这才使他写了《教会与工人》一书。（32）在威廉克理传记中记载了一段话：

你会看出这办法是与莫拉维兄弟派的办法相同。倘若采用这个办法，七、八个家庭的生活费用总额，比起一个家庭单独过活的生活费用，高出不多。所以我敢热烈请求差会转移其注意力到这个方向，而增派传教士前来。我们应该有七、八个家庭住在一处，我们这几个家庭应被视为教会的养育所。我们中间应有能够教学的人，负责教育我们的子女。

我献议全体传教士住在一处，在几间排成一字形或口字形的茅屋之内，所有财产概归公有，而绝无私藏。我们中间的一二人应被选为「管家」，主持安排一切关于饮食、礼拜、求学、讲道、游览等福利事项，并拟定一套章程。（33）

同工们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要有灵性的培养，《得胜与得赏》就是为了这目的而写的。同时，

也要对教会真理有所认识，好有目的与方向而做工，与倪氏见解相反的《教会路线》就是这个目的。同工与同工之间住在一起，又一同事奉，各人的恩赐不同，切记必须过得胜生活，建立个人得胜的生活，同时也建立这样的教会。

从这四本书来看看，他认识的教会真理和弟兄会同出一辙，和倪柝声也有不期而遇的默契，如《工作再思》与《教会路线》同样的性质，不过杨绍唐是开放而倪柝声却是闭关。《属灵人》是倪柝声的大作，他深受宾路易师母等人的影响，在《生命的造就》书中可见一斑。杨氏的教导内容，可以说以《教会与工人》及《得胜与得赏》最完整，为人所共见。

(1)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485 页。

(2) Alwyn Austin : Missions Dream Team, Christian History wheaton: Tyndale House Inc., 1996.15(4), p.19-23.

(3) 顾长声：中国基督教简史，106 页。

(4) 陈健夫：近代中华基督教发展史。

(5)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p. 5.

(6)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497 页。

(7) 梁家麟：建道神学刊 11 (1999), 111 页。

(8) 梁家麟：建道神学刊 11 (1999) ,111 页。

(9)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p.9.

(10) 陈健夫：近代中华基督教发展史，32-324 页。

(11)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香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中心，1999,30-43。

(12) 竺规身：竺规身讲道集，108 页。

(13) 见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一书中有详述。

(14)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世界华人福音事工中心出版，40、42 页。

(15) 见《笑规身讲道集》

(16)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41 页。

(17) 陈润棠：30 页。

(18) 竺规身：竺规身讲道集

(19) 杨绍唐：教会路线，香港：种籽出版社，2005，55-59 页，杨氏提到他与内地会路线的关系。

(20)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p.11.

(21)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Leslie Lyall:p.12.

(22)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Leslie Lyall:p.12.

(23) 杨绍唐：教会路线，25 页。

(24) 杨绍唐：教会路线，24 页。

(25) Steer Roger : J.Hudson Taylor-A Mang In Christ, p.236.

(26) Steer Roger : J.Hudson Taylor-A Mang In Christ, p.236.

(27) Steer Roger : J.Hudson Taylor-A Mang In Christ, p.236.

(28) Steer Roger : J.Hudson Taylor-A Mang In Christ, p.236.

(29) 三位均入狱劳改。

(30) Steer Roger, p.236.

(31) Steer Roger, p.236.

(32) Steer Roger, p.236.

(33) Steer Roger, p.236.

## 真理的勇士——王明道

(于力工着：《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橄榄出版社，2006,5，第 108-119 页)

赖恩融教士 (Leslie T. Lyall) 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教会中有三位属灵巨人，分别是：王明道、杨绍唐，与倪柝声。他们三位不约而同都是走「弟兄会」路线的教会型态和真理教导，(1) 除了三人性格不同、组织不同外，在原则性的操练上差别不大。他们三位都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王明道生于一九〇〇年，杨绍唐生于一八九八年，倪柝声生于一九〇三年。这三位在中国教会现代史中占有极具影响力的地位，赖恩融称这三位为中国教会属灵巨人是有其道理的，(2) 因为王明道与倪柝声所带起来的教会完全都是本色教会，而杨绍唐虽然和内地会合作，但也带教会走入本色的路上。从本章开始将分别介绍这三位属灵的巨人。王明道的传道及开始其教会之建立，有其背景，兹叙述如下。

### 第一节 患难中成长

王明道在母腹中时，正是义和团动乱期间。清廷中几位大员认为义和团是复兴之道与打退洋人的力量，应乘机清除洋教洋人，且要人民协力而为。他们愚昧地以为他们来自于民间，也是由人民组合而成，必然为民心所归依的。就在官方的纵容之下，拳匪人数越来越多。(3)

王明道的父亲是在教会医院中做医务工作的信徒，所以也受到波及。义和团开始杀害教徒（天主教及基督教），攻击外交人员，大家便逃入东郊民巷避难，当时防守的外国士兵不过四百多人，士兵少而教徒多。义和团炮轰使馆，幸未伤人，反而用地雷炸死了「七十六名儿童」。当时一批一批的义和团暴民进攻外交使馆，他们原以为念了咒语后，便刀枪不入，那知洋人的枪弹一样可以打死他们，但在董福祥的指挥之下，仍前仆后继地来攻。王明道的父亲登梯往外观看，见义和团勇猛攻打呼喊的情形，认为迟早要被攻破，心想与其被义和团所杀，不如自杀，他竟在极端的恐惧之下，上吊自尽，(4) 是时王明道母亲腹中八个月大。经五十五天的苦守，八国联军攻下天津，毁大沽炮台，直驱北京，当炮声隆隆之际，义和团犹作困兽之斗，当联军临北京之际，拳匪才一哄而散，这才解救了二千多名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外宣教士及信徒。

在王明道的《五十年来》自传中，自述原有几张父亲相片，但在兵乱之中竟全部失去，故是遗腹子的王明道，从不知父亲的长相为何。(5)

### 第二节 幼年成长

王明道出生北京一带，正是战争浩劫之后、在满目疮痍下长大。父亲死后，家境贫寒，母亲把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一户屋子，除自己居住外，也分租给人，得一点租金来养家。母亲不喜烹饪，故王明道与其姐，常有饿腹之虞，使王明道体弱多病，也影响他日后的成长与健康。由于母亲把房子租给人来住，使得人口增多，进出的分子也很复杂。(6)

因为从小生长环境恶劣，养成他憎恨罪恶的心理。王明道年幼好学，母亲亲自教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天路历程》、《新旧约全书》等。九岁时入伦敦会办的萃文小学就读，中外课程有中国固有的书籍如四书五经，实用的西方学科书有数学、历史、地理等，所以他从小深受中外两种思想的熏陶，对中国固有道德立场很扎实，另一方面从幼年就接受了基督的思想。在校也经常参加敬拜祈祷会，上圣经课程，由于母亲是伦敦会会友，得以有聚会座位的优待，故与母亲姐姐都一同参加伦敦会各种活动。伦敦会在信仰上十分保守，主张直接传福音，如街头散发单张、街头布道。伦敦会曾有几位才干显著、成就深刻的宣教士，如马礼逊、杨格非（John Griffith, 1831-1912年，当时在武汉一带工作）（7）及威尔森（Robert Wilson）。一八七七年各差会联合召开了一次宣教会议，杨格非代表伦敦会发表宣告：

我们作宣教士的，深信到中国来，乃是为顺服主的命令；我们宣教的目的就是使这个广大的中国民族成为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使命。无论别人做什么其它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不是发展国内的资源，亦不是为着促进工商业的发达，更不是为了文化的进步，乃是与黑暗的权势争战，救人离开罪恶，务求为了基督，征服中国。（8）

也因此伦敦会的立场明确，不过教会学校并未向政府立案，强迫性的宗教活动仍然继续执行。一九二〇年后，政府才开始将教会所办的学校立案，并且不许有强迫性的宗教活动。

王氏也承认由于在一个不良的环境中长大，他自己坦诚在教会学校中什么也没有得着，而且认为聚会是一件头痛的事。（9）人虽年幼但是求生的观念很强，因为感到自己腐败，说谎又动过坏的念头。在这时一位比他大的朋友劝导他要留心自己在神面前的灵修生活，而且忠告他的过失，使王明道又爱其言又恨其教。其友又介绍读谢洪赉（1873-1916年，二十世纪初宣导本色化运动的先贤）的《修学一助》（10）等书籍，才开始对人生有新的认识而有所转变，对罪恶有强烈的憎恨。每逢犯了罪，良心谴责甚大，常使他泪流满面，而感受到罪中的两律之争。（11）他继续购买谢氏的书籍，这对他影响甚深，谢洪赉当时为「青年进步杂志」（1910-1928年）主编，对于基本信仰有开明之处，但立场保守。由于他的文笔生动，他所写的书均为青年人乐意阅读，王氏此后在生活上的严谨也是深受谢氏之影响，因此王氏过着很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12）

王明道自幼就养成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他看不惯恶行恶势。在中学时，有几位富家子弟仗势为非作歹，行为不正，王明道看不过去便向主任教员陈述此事，主任教员因这些子弟的父母有钱有势，要靠他们来支援学校，结果主任不敢责备亦不敢有所行动。王明道认为，开办这样的学校误人子弟，不如关门为好，学生知道后骂他为「道学博士」，认为他是假冒为善的人，而王氏竟不屈于人的耻笑。他自己因嫉恶如仇，常以别人不正的行为作为自己的鉴戒，在他毕业时已经是一个有立场、有大志的青年人。（13）

他从小敬爱母亲，听从母亲之教导，实行孝道，在他的自传中，屡次述及母爱、母亲的伟大，叫人要尽孝道。（14）

### 第三节 蒙召的过程

王明道是「生于患难长于忧患」。出生后不久，国父孙中山宣导革命，在他十一岁时发生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政府。这革命并未带来和平，列强的觊觎，加上政局因军阀割据、内战而混乱不堪，社会

极其不安，人民思想上也不断在变化。当他十七岁时，北京的知识份子发动了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5）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空前的质疑，遭到了知识份子广泛的批判，宣称儒家思想那一套旧东西，不能适合今日社会之要求，批判「孔家店」，青年学生纷纷响应，此时杜威的思想弥漫北美，于是许多人倡言实验主义才是当走的路线（16），对于西方的思想无保留地欢迎，这可以说是一种在文化上的革新运动，此外倡议者又主张把文言文改作白话文，中国八股（17）及诗词歌赋不再推崇，以散文和现代诗来代替。当时胡适、陈独秀是领导人，对于中国过去伦理观重新评价，而接受人本主义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王明道正是青年人，又身在北京，此等思想首当其冲，所以王明道是个处在不同价值观的对立环境下长大的。（18）

王明道从十四岁就过着很规律化的生活，按时晨更，读经祈祷。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之下，亦是一个热血澎湃的爱国青年，也想过为国家人民干一番大事业，常以美国林肯为榜样。（19）在其自传《五十年来》书中提及他先有志作政治家，但十五岁时便感到神有呼召他要作传道，他的内心感召越来越强，他也要求外在的证据来证明他这样内心的呼召。由于多次病痛，从病痛中又得了医治而能活下去，若不是神要他作传道，何能如此的得医治？这种感受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抉择。

王明道也看见教会制度里的问题：由于信徒经济力量微薄，要靠西方差会的供给，无形中传道人要仰仗西方教士的鼻息；等教会能以自立，可是传道人的教育素质却很低，所以教会由会众奉献供应的待遇也很少，所谓的「穷传道」。因为看到奉献作传道的人都是才学不足者居多，而自己沦于这样的地位，好像是浪费他这个人才，因此拒绝神的呼召，这样拖延有三年之久。他有话说：（20）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作传道，就是我看见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有些给西人教官话的先生，教了几年华语，渐渐就传了道，还有给外国传道人作饭的、打杂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为常听道，学会怎样念几段圣经、唱几首赞美诗、讲几句半通不通的道理，慢慢也传了道。又有些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三年留两次级的学生，学医不成，入师范也跟不上，只好入学道院读两年圣经，以后到教会里传道。我自视并不是这种不成材的学生。我从入学，每次考试必定名列前茅。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那几年，常是借着得奖金读书，母亲只给我一些钱买书和零用就行了。我想以我这种天资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才去作传道的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么？使我与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并列，实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

因为这种种的思想，他便坚决的拒绝神的呼召。（21）但王明道却在不断的病痛中，开始有了觉悟。十八岁时要参加联考之际，因身体虚弱，无法支持五日的考期，并且病势越加沉重这时他的心力已无，求神施恩，他向神应许，若是他能继续的活下去，而且能毕业，就愿意考虑神的呼召。由于他平素成绩尚好，考试顺利通过，故准许毕业。（22）

继续升大学成了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学与大学两间教会学校分属不同公会之差会，信仰人事不能协调，一时之间申请进大学的王明道遭到了白眼，他心中很是气愤。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1919年）中的条款对中国不利，由于日本虎视眈眈，学生进行反抗示威，这时王明道反而在灵命上有一次转机。在升学无路时，经一位朋友介绍前往保定长老会的烈士回小学任教，王氏原不愿接受此职，而且薪水太低，心志上受了挫折，但为了工作，只得离家往保定去。（23）

在教学期间以忠诚的态度来对待学生，学生深受其影响而向学上进，而且在课余和学生有聚会，师生



感情融洽。但同时又见同事们行为败坏，反而来攻击王氏。这些教会中的黑暗面，使他痛心疾首，这样的情形，使他认定教会需要改革，教会才能复兴，这一责任无形中在他心中燃起，以致他愿终身为主工作。一九二〇年他决心放下过去的「美梦」，一年多来的经历，使他决定改原名永盛为「明道」，以示自己的新方向：「明道新民」，在黑暗中作一明道的新民，来复兴中国教会。（24）

#### 第四节 开始事奉的路径

王明道决志奉献后，想为主做大事，先入大学、再入神学院，接着往英国留学，而将来作一名布道家。由于一时未能入大学，又回保定教小学，校长对他的表现甚为嘉许，亦极力留他在校教书，而且校长表示：「若你不是入学读书，千万不要答应别校邀请，一定要回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十分需要你。」

（25）

在小学教书，一面发动建立一青年会，他建的青年会还着重圣经及德育，自任会长。不久一位同事指出他骄傲的问题来，他觉悟到自己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就祷告求神饶恕。（26）

不久便辞职回北京读书，他原已照公理会的方式受洗，但经过读经与研究后，王明道深感要受浸才是正确的圣经教导，他便向校方说明此事。校方认为不必多此一举，若是他固执己见要受浸，校方会开除他，这一决定也包括五位同学，其中一位就是石天民，以后成为他长年的同工。（27）一月五日他在冰冻的河中受浸，回家之后，又遭遇到新问题，有六个青年追求圣灵及圣洁的经历，便都说起了方言，王明道认为这样的事超出他的经历之外而求问神，后经一位瑞典的五旬派的宣教士皮欧斯特（Eric Pilpuist）引领王明道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人称义之后再活出神的圣洁及结圣灵的果子。（28）

另一个问题，是母亲和姐姐的不谅解，她认为儿子无缘无故地放弃了一个待遇还不错的差事。亲朋们也都不表同情。他真是落在四面受敌的地位上，只好在家中多用工夫研读圣经。为了他的前途和神之间的关系，接受一位当军医的堂兄的邀请，去他乡下的房子小住，这房子正是在颐和园不远的地方，在那安静了六十二天之久，这是王明道的「亚拉伯的旷野」。这期间他全心安静地研经祷告，（29）

这里是他重新得力的时间与地点。回到北京，亲朋知道他并非神经失常，乃是为了寻求遵行神的心意，是年七月二日王明道在其友陈子诰所事奉的教会讲道，这是他的第一次、第一篇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从此之后，就开始在监县和献县讲道，一连三个月，他知道神已把信息交付给他，这时他年方二十二岁。（30）

#### 第五节 反基督教运动

一九二〇年代，中国社会与知识份子中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本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决定一九二二年在北郊清华大学举行世界性的大会，这一消息传开之后，立刻引起一批上海亲共学生的注意，反对这一同盟在中国开这样的会议。（31）这些人立刻组织了一个「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来示威抗议，在同年三月九日发表宣言提出基督教在历史中制造多少的黑暗及罪恶：「我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为拥护人们幸福而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把我们的真态度宣布给人们看，我们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在历史上制造了许多罪恶，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现在正在那儿制造或将制造的罪恶，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堕落的人，决不能容忍彼，宽恕彼。」（32）

当时一般学生、政要均参加攻击的行动，如汪精卫、蔡元培、陈独秀等都为文攻击。在广州的张亦镜，

甚至刚成立不久的真耶稣教会也为文辩驳其非。(33) 基督教同盟开会时，北大教授李石曾公开质疑宗教对人类的價值，以为其乃人类精神的桎梏。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宗教、政治、教育应当分隔，且认为宗教对于教育之进展，国家之前途，都无益处。这一反基督教运动一时蔓延到中国各处，像野火燎原，呼喊反对之声甚大，不久基督教学生同盟开完会，事过境迁，这种反对的气焰逐渐消失，算是一时情感冲动的行动。

但再过两年国内政局依旧变动纷争不已，内战爆发，争夺总统职权，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先后夺得总统之位，旋即失去，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下，非基督教同盟再复苏，一九二四年在国民党之赞助下，另组织号称「非基督教大同盟」。八月十三日非盟在上海由吴稚晖发表演说，内容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体云云；是年耶诞节时，非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批评教会学校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侵略的工具。在这样的冲激之下，教会和教会学校所面临的处境可见一斑，(34) 而这时正是王明道开始他的传道事工。社会环境如此，家中的误解，在在使他感到前路灰暗。当他受伤到极点时，一节经文安慰了他：「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十 13) 在这痛苦的黑夜毫无转为希望的曙光当中，他更加努力地研读圣经。王明道很少用圣经注释及参考书，他一直把精神集中在读圣经本身的经文，(35) 圣经中充满了宝贵的应许。由于过去教会给他的印象极坏，为了受浸被长老会「开除」，后来再经过观察和思考，他认为应该把「从前在教会里所听、所见过的道理抛开，只是查考圣经」，他也「不愿意接受一点教会的遗传和人们制定的规则」。(36) 换一句话说，他不能忍受教会的遗传或是传统、人为的制度，要服从圣经中直接的教导，一切必须要重新来看圣经，看见新的亮光。

由于勤读圣经，他也发现自己一些看法有问题，如对灵恩的问题。(37) 灵恩运动来到北方是由美国洛杉矶阿苏萨街教会的复兴，之后差派来华的宣教士在北京及附近的城镇传道，(38) 也正是真耶稣教会兴起的来源。王明道有追求的心，但未说过方言，后来他明白了，他也觉得当守安息，在他生平中有五年的期间感到要守安息日，(39) 也有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后来经过五年的时间再仔细阅读圣经，发现新约并未教导要外邦人守安息日。(40)

从这些事上来看，王氏的确在多方面受到信仰问题的冲击，也奠定他日后建立教会，或面对信仰上挑战的勇气与基础，在患难中有能力可以站立得稳，而且能以打美好的仗。

(1) Leslie T.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84, p.89, 关于弟兄会的影响及弟兄会路线，王在他的著作中从未提及他曾受弟兄会之影响，因此我们只能说他走的是弟兄会的路线，他走的是地方教会路线。

Stephen Kaplan: *The Assembly Hall (Juhuichu or Juhuisuo) or "Little Flock" (Xiaoqun) organized in the mid-1920s and led before 1937 by Ni Duosheng ("Watchman Nee")*. This was a strongly proselytizing church influenced by Brethren ideas of church polity, rather exclusivist and often in conflict with denominational and mission churches.

(2) Leslie T.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p.1.

(3) Wang Ming Dao: 1949, *The Bellman House Kowloon*, Hong Kong. Wang Ming Dao:

1996, 'Call From Above', Conservative Baptist Press, R.O.C., Vol.5, p.9. Chester C. Tan, The Boxer Catastrophe, New York, W.W. Norton & Co. Inc., 1955, and Immanuel C.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476-498.

(4) 王明道：五十年来，香港：晨兴书屋，1967,9 页；及 Wang Ming Tao Treasures, Vol. 5, p.9.

(5) 王明道：五十年来，10 页。

(6) 王明道：五十年来。

(7) 陈健夫：近代中华基督教发展史，135 页。

(8)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32-33.这次福音会议有 126 位西方宣教士出席，会中议决请二十一位西方教士共同具名呼吁西方教会派更多宣教士来华提供更多宣教上的帮助。

(9) 王明道：五十年来，10 页。

(10) 谢洪赉是民国初年时期基督教文坛上素负盛名的作家。谢氏号庐隐，山阴人，生于 1873 年，卒于 1916 年。他投身基督教著作界已有二十余年，他的著作成绩比其它当代基督徒作家多。二十年青代进步杂志主编范丽海曾说：「庐隐之负盛名，亦经三四十年之奋斗，辛苦耐劳，而后实至而名归焉。」谢氏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编译了许多教科书，后出任全国基督青年会书报部干事，代表著作有《基督教与科学》、《修学一助》、《读书摘要》、《教会青年会》等。谢洪赉是属于保守派中开明的学者，他笃信圣经要道。林荣洪：王明道与中国教会，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82，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23 页。

(11) 林荣洪：16 页，23 页。

(12) 王明道：五十年来，108 页。

(13) 王明道：五十年来，15 页。

(14) 王明道：五十年来，210 页。

(15) 胡适是五四运动的一员要角，曾经对基督发表了下列言论。

(16)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l-15, 289-313.

(17) 八股是清朝时代一种写文章的体制格式。

(18) 王明道：五十年来。

(19) 王明道：五十年来，26 页。

(20) 王明道：五十年来，26 页。

(21) 王明道：五十年来，27 页。

(22) 王明道：五十年来，32 页。

(23) 王明道：五十年来，45 页。

(24) 王明道：五十年来，38 页。

(25) 王明道：五十年来，44 页。

(26) 王明道：五十年来，41 页。

(27) 王明道：五十年来，42 页。

- (28) 王明道：五十年来，53 页。
- (29) 王明道：五十年来。
- (30) 王明道：五十年来，62-63 页。
- (31) C.S. Chang (张钦士)，"The Anti Religion, Movement," Chinese Recorder 54, August 1923, p.459-467.
- (32) 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北京：燕京华文学堂，1927, 187-188 页。
- (33) 张亦镜编着，批评非基教言论汇刊全编，上海美华浸会印书局，1927, 143-145 页。
- (34) 吴稚晖，强弩之末的基督教，觉悟，2-4 页。
- (35) 王明道：五十年来，p.59。
- (36) 王明道：五十年来，P.70。
- (37) 王明道：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文库第四册，斗六：浸宣，1984，93 页。
- (38) 参考 Daniel Bays 之写作，灵恩运动来到北方是由美国来的。
- (39) 王明道：五十年来，68 页。
- (40) 王明道：五十年来，68 页。
- (于力工着：《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橄榄出版社，2006,5，第 108-119 页)

###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倪柝声

(于力工着：《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橄榄出版社，2006,5，第 356-366 页)

更正教运动是在十六世纪初叶发动的，当时有三位「巨人」开始带头反对天主教在信仰上的偏差主张及垄断信仰的桎梏。这三位领袖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发动了一个划时代的运动。他们是马丁路德（在德国）、加尔文（在法国，由于迫害才逃往瑞士）和慈运理（在瑞士）。马丁路德比较年长为二十八岁，加尔文二十二岁，慈运理二十一岁，神在三处「不约而同的」兴起了这三个青年，他们所领受、所宣导和所付出的代价，影响了整个欧洲，以致全世界产生了历史的新页。慈运理在军中当军牧，于战争中阵亡；而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在日内瓦）立功、立言、立德。因马丁路德的影响，产生了信义宗的教会，遍及世界各地；加尔文则影响了北欧低洼地带的国家及苏格兰，而产生了后日的长老会、改革宗教会（或称归

正教会）。本文的重点不在介绍更正教运动，乃是来做比较。

一九〇〇年，正是义和团拳匪作乱之时，导致多各外国教士及中国弟兄姊妹殉道，引起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直捣北京，最后只能以赔款签订后才平息、割（租）地、保障传教自由等条款。倪柝声、王明道、宋尚节即生在这个时代，他们是对中国教会影响深远的人物，内地会的西方教士赖恩融写了本《中国教会三巨人》（橄榄出版）述及这三个人。

倪柝声一九〇三年生于福建，长于福州，在教会学校读书，青年时代参加余慈度女士所带领的奋兴会而悔改蒙恩、蒙召。当时在和受恩教士与安汝慈教士带领、教导、训诲下，开始长成。安汝慈对灵命的分析及主张三元论（人分灵、魂、体），曾着《最高级的人生》（Life on the Highest Plane），以后形成了倪柝声对灵命长进、灵命问题的主要看法。这在倪柝声所著的《属灵人》中可以看出。

与倪柝声同时代的尚有王载、缪绍训等人，曾在一起聚会、布道，后来因对教会真理看法、领受的不

同，而分道扬镳。

倪柝声带着一班人聚会，他喜读达秘、宾路易师母、慕安得烈等人的属灵书籍，特别欣赏达秘的写作。达秘是英国弟兄会闭关派的领导人，他所写灵命造就的书有《属灵人》（Spiritual Man）及《基督里的满足》。达秘一生未结婚，近九十岁才离世归主。从三十二岁开始到他离世，一生在英伦三岛及欧洲大陆建立了一千五百多处的聚会。他对希伯来文、希腊文造诣甚深，出版了圣经法文及英文版本。倪柝声甚为其所吸引，而且接受了弟兄会的教会真理，再加上他自己在主面前所领受的，形成了他日后特别的神学与信仰理念。

倪柝声在上海参加的聚会，以路名来称其聚会所，叫做「哈同路聚会所」。那时我在上海江湾神学院读书，同学们、教会传道人不约而同的都在谈倪柝声。由于他出版了一本《小群诗歌》，大家也就称他的聚会为「小群」了。

当时哈同路聚会所每次聚会都「爆满」。我们同学也和众教会一样分为两派，女同学多半对倪的讲道甚为钦佩，有些同学在早晨灵修时跪着来读他的书籍；另一派的同学对倪柝声所带领的聚会百般地嘲笑批评，其中带头的是高班生顾守义、蔡苏等。顾守义曾作过倪的书记，掌管倪的来往信件和簿记（笔记），对于他的「内幕」甚为清楚。曾经出了一本册子，叙述倪的「劣迹、恶事」。当时在上海的教会对于倪的作风与论说，不但不赞同，同时反对有加。

当时赵世光的讲道和他所领的聚会也一枝独秀，连带所唱的诗歌——《千首短诗歌》（伍氏姊妹编）——都非常吸引年轻人，风靡一时。这时赵世光牧师在虹口宣道会，还未自创灵粮堂，也有其它著名牧师「各据一方」。大家却异口同声的认为倪的聚会「在偷羊、拖羊」，就是宋尚节博士也有类似的口吻。因为宋尚节每到一处领奋兴会，把人「奋兴」起来，但是跟进栽培的工作是他无法兼顾的。事后「小群」的弟兄姊妹就来栽培造就，教导灵命进一步的道理，如对付肉体、过能力的关、人的破碎、服权柄、全然摆上（指奉献）、作属灵人等，这些道理非常吸引人，可以说是「宋尚节播种，倪柝声收割」。

不仅如此，当时一些内地会的外国教士也去参加聚会，甚至有的教士脱离了内地会，这也许是当时内地会的一些西方教士本来就深受弟兄会的影响所致（倪的信仰理念许多就是来自弟兄会）。早期戴德生回英国时，与弟兄会的信心伟人慕勒甚友善，慕勒也经常支助内地会，所以一些内地会西方教士受弟兄会的影响，这是事实。

一九三三年倪往英国，受弟兄会的欢迎，而且被邀请在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的聚会中讲道。倪柝声的《正常基督徒生活》一书，即以那时的讲道记录修编而成的（1957年）。

顾守义的小册子中，就说到自倪去英之后，「金磅源源而来」，哪里有什么凭信心不凭信心。在小册子还提到他的婚姻问题，报导得很仔细。同学们在一起闲谈时，顾弟兄常是笑颜常开，欣喜自喜地表示：「又有人奉献来加印小册子」，甚至有款项从南洋一带寄来。我们神学院的同学中，被倪吸引而去听道的人仍去听道，反对的人依然反对。

这时倪柝声的《坐行站》一书也出版了，《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也迅速地传遍。《属灵人》出版后，由于倪本人不赞成再版，故流传不广。不久，《工作再思》也出版了，这书的影响甚大，在初版序中提起有人对他提出异议，所以这本书的一些论述是针对这位弟兄的质疑。这位对于地方教会质疑的人

是谁？后来和赵君影牧师谈起时，他说他亲自去见倪柝声谈过一些问题。据贾玉铭牧师同我说，在倪青年时代，为了追求真理知识，也曾来到贾玉铭牧师所编的《灵光报》社中任助理有九个月之久。但当我与聚会所的弟兄谈起此事时，他们大都不可置信，认为不可能。他们说倪是不同意受神学教育的人，认为那是属肉体的「玩意」，神学说的造就是传统，是「雕虫小技」，不属灵。

### 地方名称由来

不过我个人对《工作再思》一书非常向往，我把这书读了三遍，也和当时的同道、同工们讨论过。后来内地会定规他们的教士们都要读《工作再思》。由于倪认为差会是工作团体，不是教会，这二者不可混谈，保罗创立教会都以地名冠之，如在哥林多的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在罗马的教会。当时是抗战初期（1937年），内地会决定把所有他们建立的「教会」与差会分开，将原来「重庆内地会、贵阳内地会、遵义内地会……」等，改为「重庆基督教会、贵阳基督教会、遵义基督教会……」。

我是「初出茅庐」的传道人，寻求真理，爱慕属灵的信息，对倪柝声的书读之再读。抗战期间，新书甚少。何赓诗的《启示录讲义》（石印）出版后，我得了一本，也是读了几遍，这本书一借出去，就没有再回来，真是无胫而走了。

「地方教会」的理念除了内地会在内地回应之外，其它传道人如杨绍唐的著作《教会与工人》、《得胜与得赏》等亦是在这个方向中论述。当时在上海江湾神学院任副院长的倪颂德女士，也是一位地方教会主张的实行人（后在台湾建立地方教会）。

### 「地方」与「地方」不同

在《工作再思》中所说的地方教会并非完全是「地方」问题，教会的样式是山上样式，是不应受传统影响的。美国南北战之后，浸信会分了南北，这是由于他们打内战而分开的。长老会也是分了南北长老会，想不到西方教士来宣教也把外国人、中国人、非洲人等分了南北。倪认为这是不合圣经的。他认为只应有一个教会，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教会，才是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一地一教会，教会人多，也可分为几「家」，而会众组成排，一排十人，五排成为一大排（这和今日「小组」方法同出一辙，名目不一样，实在是他们最早实行「小组」的）。

教会是基督的身子，不应以一个信仰来把自己和人分别，如「因信称义」、「长老治会」、「水浸」等以此为名。倪柝声这样的宣导，一时引起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操练。倪柝声大胆地这样的操练，当时在中国是一个新的「论说」，所以很多人被吸引，他的聚会逐渐形成一个「优越感」的姿态——唯有他们的聚会是教会，只有他们的教会才是教会，其它的教会都是公会，就是连那些标榜「地方教会」，「不同宗派」的教会，也被列在教会之外。当大陆变色之时，全中国约有八十一万（根据赵天恩的报导）领受圣餐的信徒，而「小群」却有九万多会友，短短十几年而有如此的人数，足见其吸引力及工作推进的热忱。

### 严格缜密的训练工作

倪柝声对教会的真理是地方性的，也可以说是单元的；一地一会。联合性的教会组织，相对来说就是多元的。就如选出长老来治理教会（但不是长老会），要把长老治会的理想成为事实，必须有得力的长老，对真理有恩赐、有认识和发挥的能力。长老本人也要先受严格的训练，才能发挥出长老治会的功效，达成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以致教会在人数（量）及生命（质）上都有长进。故在挑选长老人

选的过程中要严格，训练也要严格。有一段时间，他们特别在福州城郊的「鼓岭」，选择一些可造就的人来个别训练。被训练的不仅是地方上的领袖，也是「省」级的带领人，能在各地方建立地方教会。他们又训练弟兄姊妹要对传福音的事工有负担，所以工人（长老及传道人）带着弟兄姊妹在街头布道，只要有人相信，即时受洗，目的是借此先把人圈进来，然后再加以造就栽培。弟兄姊妹必须要顺服带领，对救恩、教会真理、生命长进都要有基本的认识。

不单是长老、工人需要接受训练，「平信徒」也要接受训练。这样做法乃是使弟兄姊妹成为强壮的单位，才能有强壮的教会。所以他建立的教会组织非常严密、紧凑，无论在祷告、事奉、传福音和弟兄姊妹间的交通上都有全面的注意。天主教是一个有形有体的组织，而地方教会也是一个「有形有体」的组织。因他认为地方教会与地方性教会在「保罗」的思想及运作中是相通的，合一的，由于一地一会，地方教会才是教会。福音机构，公会都不是教会。这无形中也造成了隔离和优越超独的观感，这是倪氏带领的一些后果。

### 教会工人供应问题

教会是地方性的，教会的经济也应该是「地方性」。根据顾守义的小册所叙述的，一九三三年倪往英国与弟兄会有了「亲密的交通」，回国后，「金镑源源而来」。顾的意思是说：倪说工人是凭信心生活的，地方教会也是凭信心，仰望神，但却接受弟兄会的经济支持，可见他所说的只是「口头禅」。而且顾认为弟兄会在英国也是公会，也可以说是「弟兄公会」（公会的定义是根据一种信仰〔长老制、浸礼制、信义制、五旬节制、圣洁制〕而名其组织），且是普世性的行政组织。其实地方教会互相沟通，在气质、关系、特会和经济的关连上，合一聚会而参加行动，也是无名的，或是「地方教会公会」。但倪的看法是，像是保罗关心耶路撒冷的教会经济穷困，而劝勉「各地方教会」奉献金钱送往耶路撒冷，这不是拿「会费」（Dues），所以不是公会的关系。其实使徒行传十五章中所记录的「大公会议」，也是以耶路撒冷教会为「马首是瞻」、为「总会」（参林前十六 1-3；林后八 1-6），似乎比较偏向公会的形式。

除了教会的观念之外，倪还提出工人「织搭帐篷」的问题，也称之为「保罗供应路线」（徒十八 2）。保罗以织帐篷为业，不仅自给，有时也供给其它同工。倪有感于当时地方教会工人生活供应成问题（当时中国传道人确是常常面有饥色，和外国教士生活大有分别）便想到开药厂，供给同工生活之需用，又在各地开药厂的办事处，由同工来兼任办事处主任这是他的理想。这药厂起名为「生化药厂」，倪的弟弟主内，他主行政，这措施遭到某些同工的反对。一个工厂的管理和发展不像织帐篷可放下可拿起，一个企业机构一定有上、下班的机制，又要设立各部门：如人事、生产、营业、管理等千头万绪，倪的忙碌自不在话下。那些反对的同工认为倪爱了世界，他的信息供应因业务的繁忙也大打折扣。这样的情形约有六年，他来参加擘饼聚会，可是没有领聚会，这时期他曾经由日军占领地区去了重庆一次。

在《我的舅舅》一书中，陈终道牧师（那时名陈让德）提及会见了倪氏，他来内地的目的也是为了怎样在内地发展「生化药厂」。当时赵君影牧师（那时尚未按立为牧师）正在重庆，为了车祸后养伤及组织董事会。那一天全部董事到齐（张治中将军、朱经农部长、张静愚署长、尹任先主任及尹夫人……陆续进来）李亚震陪着倪柝声进来，大家都是寒暄而已。那一主日，重庆聚会所的人要求他讲道，他

讲了差不多两小时，座无虚席，我也站着听他讲道。

其时生化药厂的广告是「能生者生生，能化者化化」。这也是倪柝声自己的写照，在他的讲道中，产生了不少的新辞句，如「破碎」、「亮光」、「对付」……等，可说他是「能话者话话，能说者说说」。开药厂成功了，至于有多少传道人受惠，只有他知道、神知道，由于六年来他未参与属灵的事工带领，不少人劝他放下药厂行政，专心祈祷传道，劝他的人中独有梅琦玲先生能建设性地毛遂自荐作厂长，希望倪氏可专心做属灵的事工。据梅先生告诉我，他要求倪氏讲解启示录，倪说：「你若跪着读启示录一百遍我就讲。」梅氏（梅是环境卫生学博士，曾任陆军军医总监及重庆市卫生局局长，也曾担任副使随孔祥熙院长前往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后来在美亚利桑那州遇车祸归天）果真跪读启示录一百遍，倪柝声才用启示录一、二、三章讲了很多次道，其信息记录成书即《教会正统》一书。过去在「公会」的制度之下，薪水是由「西方差会」来支付的。倪氏在他的《工作再思》中也提到「钱在那里，权柄就在那里」，工人自己想办法供给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可以放胆工作，不需妥协或仰仗别人的「气息」，不受约束，不作雇工。但是薪水制度也是奉献人的一种「福气」，只要奉献的是出于甘心，两样的制度中都要凭信心（奉献的人失业，就无法奉献，传道人领薪水，也得凭信心）。

### 灵命问题

倪柝声比较注重生命的问题，他青年时代的带领人安汝慈教士，就是一个很注重对付肉体、对付老我、对付情欲的人。后来倪氏在灵性上开始建立自己的观念时，对于达秘、宾路易师母、宣信、开西大会等人的著作中所传之信息有很多的引用，像《人的破碎，灵的出来》、《正常基督徒生活》、《属灵人》等，都是在从那些方向与内容中发挥出来的。他认为人要对付这一些，才能活得更像基督，因为问题多是产生在人的身上。后来这些对付肉体，对付魂成为信徒或教会里的一种口头禅，只是一种属灵的知识，而没有生命与生活上的操练及实际，一样的落在老我运作的支配下，反而成为一种「属灵的优越感」。懂得并知道属灵，对付肉体，消灭魂作用，不一定已经是属灵了。这不是倪氏之错，但会引致这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也是人类天性、老我狡猾的地方。

### 清算与离世

大陆变色后，倪氏虽然已到了香港，但为了道义上的原因，他把香港的教会交由陈则信、魏光禧安排之后，决定回去大陆（上海）。在文革时期大清算之中，他的「污事」被大大地「抄家」，把他形容为一个败坏的人。他坐了监牢、劳改，直到在狱中过世。

附言：写他传记的人很多，比较详细而可靠的是《中流砥柱》（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中国教会三巨人》（橄榄基金会出版）等书亦可以参考。如今老一辈的传道人，曾与倪氏同工的不过数人而已。他的著作已经翻译成不少其它文字的版本，第三国家（非洲）中的教会领袖们对他的书很崇敬。